

虎道人

作者: 永逸

Powered by [紙言](#)

作者隨筆

作者日記：

日中則昃，月盈則虧。今天狀態不太對勁，休息一下，但絕不棄書，放心。

18-04-2024

本想續寫小說的，但心血來潮，便分享一下「所思所想」：

假日臨了，難得早起，在街嘆了個早點；後覺不夠，便又「興起」在社區走了一轉——漫無目的，不知怎的，總走在熟悉的舊路。

一、首站

一條清風幽徑，屋苑的進出要道，不算多人。

走過，見一母親俯身、鏡頭對着奔來的幼女，還有一年紀相若的小男孩（應是兄妹？），兩人追逐嬉戲，一家洋溢真切笑容；還有一隻乖巧的拉布拉多（應是吧？），場面溫馨。

——「清風徑，樂天倫」。

二、沿着上學舊路，不知不覺，步往舊居

沿途與記憶，八、九成相像——只覺：山更綠、景更美。

穿過隧道、磚路，到了一處「小球場」，即有畫面浮現：偶有一次，與邨裡小孩踢波，遇着個小霸王，帶着一群狐黨「跟隊」；本不算事、可他偏喜「鬧事」，藉故有人踢壞他單車，對人又呼「巴掌」、又不讓人離開的，領着一群小弟叫囂着「牌頭」、挨個「問話」。

那時，被「呼巴掌」的是我同學，那會兒玩得挺近的，差不多是最好一朋友。

記得被「呼」沒多久，他便走了，不是逃跑，只是回家拿工具箱，一伙人嘗試幫那「胖虎」修車。一想：那時大家真的挺可愛的。

最後真的修成了，便也沒事了。那朋友事後說：要真不成事，本想拉着我一起跑的。（哈哈，那時好像小五左右，真有點「生死之交」的感覺。）

可惜，之後大家因點「小事」鬧掰了，變得「老死不相往來」；儘管長大，有次地鐵偶遇，也沒勇氣聊上兩句，那時自忖：興許只是自覺可惜，他從不覺我是他「好朋友」？

——有點尷尬、抹不開臉。

再走沒兩步，到了舊居——變得更舊了（哈哈，廢話～）；遷居時大約小六，「緣由」可說是「家門不幸」？簡單來說：既是「抵債」，亦是「避債」。

還記得，有次「收數佬」上門，只有我和婆婆在家，說什麼不大記得了——印象中挺斯文的，沒「公仔紋身」、亦無粗言穢語（應是銀行請的「收數佬」），約莫見是「一老一嫩」，僅僅派個傳單、例行公事「意思意思」便算了。

所以，我沒啥「害怕」的感覺，甚至小劇場：幻想自己是「電視」裡那些落難的主人公，哈哈——恬不知恥。

但「有一說一」，那時家裡條件雖不大好，但也沒「待薄」我——該吃吃，該睡睡，該玩也有得玩；雖消費不高，但不至於要做「童工」，這點還是很知足的。（興許如此，「先咁唔生性，依然條條FING」～）

但搬屋一刻，見一車車的傢俱上車，非「勞力」的我，獨自在街裡看着——是不捨的，還有點揪心。

三、「物非人非」的公園

再往深走，是小時經常打轉的「大公園」。猶記得，滑梯下，三五萍水相逢的小孩，拿出陀螺、簡單一句「受唔受？」便可玩將近一個下午。當然還有海盜船、「大轉盤？」，雖我不大喜歡玩，但終歸是在記憶裡的——可也僅餘記憶了。

內裡的設施全清空了，似有什麼建築工程的樣子，看着光禿禿一片區域，挺感慨的，這也是我想寫這篇文的原因。

對我而言，猶有故事的還有公園背後，那幾張「乒乓石枱」，小時經常下去「挑機」。除那位同學外，還有兩人我有點印象：

一，是位頗具活力的婆婆，莫是見我球技「可欺」，她總喜找我打球，也是少數與我打得有來有回的對手（嘿嘿，當然之後就不是這回事了。）

可，也過了十數年，不知她記憶裡會否有我這個小子？

二，是個差不多年紀的黝黑女孩，萍水相逢，名字不記得了；她不常來，但打着打着，一來二往便也熟了。

一天，她說不遠處有另一張波枱，揪我過去。

一到，我見那枱，「網又無，格離又冧住棵樹」，已覺「九唔搭八」；加上，打唔夠三、兩球，那女孩便已喊累，坐在一旁石壘還是長椅的樣子——「九唔搭八」念頭更盛。

於是枱前等了一會兒，我好像說了句：不如返去跟大隊？

——然後，便沒有然後了。（當然，不久後便搬走，再也見不着也是原因。）

四、思當下

回到現居的路上，想着以前的人和事——想着想着，好像很多事都不同了。

一些讀書時經常玩在一起的朋友，再見卻已變了一個人——生疏、陌生，甚至套了一層面具，與印象中的「他」已不能重合。

但又不好說什麼，畢竟不知道他經歷了什麼；也或許，這樣才是正常的；也可能，不久後我也會這樣。

記得臨到大堂前，我閃過一句很「老套」的說話：人不能總想着從前，偶而為之便好了，應要向前看才有進步。

——我也不知這道理對不對，但我都幾肯定：我有幾耐又會諗返起從前。

01-04-2024

眾上古神獸中，最喜「白澤」，《雲笈七籤——〈軒轅本紀〉》記之如下：

「帝巡狩，東至海，登桓山，於海濱得白澤神獸，能言，達於萬物之情，因何天下神鬼之事，自古精氣為物、遊魂為變者凡萬物一千五百二十種，白澤能言之，帝令以圖寫之，以示天下。」

此為一上古傳說，「帝」者——黃帝也。相傳其「克炎帝、滅蚩尤，得天下」後，於東海海濱「邂逅」白澤，得其贈言千百餘種「精怪之屬」的趨避之法；後撰錄成文，號之「白澤圖」，並公諸於世、助人驅妖辟邪。此故事似另有一版本，述及黃帝被騙，誤害白澤「同類」，令其自折犄角，亦甚趣也，暫不贅之，只想談談喜歡「白澤」的原因，有二：

一、名字簡而雅。

「白」、「澤」都是很美的字——不論意思、抑或字形符號，併之為名，尤有高雅脫俗、出塵之感。

神獸之名，多具「氣勢」，用現代話說——「都挺帥的」，諸如饕餮、窮奇、睚眦之流；然，縱「不明覺厲」，卻算不得「雅」。

自忖：這與字詞艱澀與否無關，雖則上例皆非「俗字」；此一檔尚且如此，更遑論一些「爛大街」的神獸名稱，如「貪狼」、「九尾狐」、「天馬」等，總覺俗氣，談不上喜歡。

或許，每只字都有雅俗之分，而一些筆順簡潔的字尤為「顯雅」，如：「上」、「青」、「白」、「古」等；而「澤」，則是字義予人一種清雅之感（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感覺，真不是「硬捧」）。當然這只是我的文字審美，每人感受都有不同，但「白澤」確是很有「感覺」的一個名字。

二、形象「德雅睿知、溫恭善良」。

據傳說，「白澤」為一「德」、「知」並存的瑞獸——「能言，達於萬物之情」。

——通萬物，甚或預知未來，此為「睿」。

——扶弱，助民免「兇獸精屬」之害，此為「德」。

——自折犄角，捨生救「同屬」，此為「善」。

——具「通天徹地」之能，甘於山嶺，為人王述法、不居傲，此為「恭」。

若用「文字」形容，或是：「重情的智者」、「高潔的隱俠」、「內斂的能者」？（好像有點硬捧，哈哈，但真的很喜歡「白澤」～）

29-03-2024

思絮飛揚，隨風剪掠～

一、忽覺有八字，很適合形容「編輯」一職——「爬羅剔抉，刮垢磨光」。

二、昔覺別人的責難都是有理的，必定是自己做錯或不夠好：不是連累到別人，活該被罵；便是別人

好心提醒，想你變得更好——這是我以前的世界觀。

但原來真有種人，可以純粹因為不喜歡你，便對你百般攻擊；你愈卑微、縱換來一時的收斂，可哪天他不高興了，依舊會對你踢上幾腳，哪怕你的錯與他完全無關、甚或「沒有錯」。

以前真的會沮喪，總覺自己做錯——愈是這樣，愈容易出錯，愈給空間別人「發揮」。那時心想：應該沒人心腸這麼差，都已溫順如斯，既沒壞心思，又沒打擾到別人，默默做自己的事，也要來三不五時撥弄一番？一定是自己錯得「較關」，哪怕一時想不到：錯在哪裡。

可，看多了，便體會到：不應過度相信——「人心」。他罵你，可能是為你好；亦可能是誤解，站不到你的角度，甚或他本身的理解才是錯的；這些都是可以接受的，畢竟不涉及「惡意」。

但有種，卻是單純想踩低你、污名化你——只因他不喜歡你這個人、想藉故抬高自己、或圖那一時的口舌之快，理由諸多、不一而足；但說到底也是自己姿態蹲得太低，逢人可欺所致。自己總結：一、要精進自己，不論學識或見識，待有一技之長，別人自會尊重你幾分；二、鍛鍊口才，不說狡辯、與人針鋒相對，但至少是種「保護」自己的利器；三、敢於挑戰權威，只要有理。但切記不是「衝擊」權威，冷靜一點！！

最後自勉：遇到不合理、不如意，即管消化、沉澱，哪怕當刻走不出來；但哪天往上爬、甚或飄飄然時，自會想起從前的自己，不期然復沉下來，漸漸做到——不驕不躁、不卑不亢。（這是我從前想都不敢想的）

24-03-2024

碾轉數份文字工作之我感——想到什麼便打什麼，吐吐心聲：

出於愛好，亦可說是夢想，畢業毅然投身記者、編輯兩職，想說寓工作於鍛鍊，練練文筆、以支持自己寫出一部好看的小說——這是我中學以來便想做的一件事，但苦於當時文筆實在太稚嫩，詞不達意之餘、描劃亦過於蒼白，寫出來的東西根本入不了眼。先說結果，這確是有幫助的，畢竟日對夜對，自覺文字鑑賞及詞藻方面真的進步了不少，雖說與中文好的人差距仍然很大，但比起自己剛畢業時，已不能同日而語。

記者，負責撰寫報道；編輯，則主要為寫成的文稿作加工。兩種工作都初步接觸過，若必要從兩者擇一（其實都不大喜歡，容後再補充），個人仍是偏向前者的，畢竟創作空間更大，能用自己文字填滿的白格遠較「編輯」為多；而編輯雖是加工者，但自己體會——好的編輯，更應是「點睛」者。記得報社前輩說過：其實看報的人，大多都是先看大題、副題、各段的小標題，有興趣再去看內文。頓思一二，好像確是如是，所以編輯之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猶是如此，要求固之然更高，記者可用500字表達的內容，你編輯便要最多十數字勾勒出重點，這已是最低要求，若能更簡更精，固然更好；若對自己要求更甚，除平實述出要點外，更可在某些新聞玩些文字遊戲，我個人甚有記憶的便如張家朗奪金一題：「一劍天下響」，確是好題，標題獎當之無愧。但門檻過高，且框架不少，做久實感非興趣所在，便又半途而廢了。

傳媒畢竟是門專業，雖是文字工作，但終歸要以「文字報道真相」，而我喜歡的卻是「文字創作」，雖不完全對頭，但對於磨礪文字功底，不得不說確實裨益極大。現在轉投廣告業文案，可天馬行空搞創作，暫感終於找到切合自己「磅數」的角鬥場，可好好發揮一下，這種感覺很好。

筆尖至此，方覺兩端之間漏了一些「經歷」，介於「記者、編輯」與「創作者」其間的另一種工作，

我感覺可以「校對」作說罷？記得看過一本教人起新聞標題的書，入面好像說過好的「編輯」不應只是「文字匠」，具體內容不大記得了，或許有所曲解，但大致應是說：不應僅限於校正文句、核對事實，諸之云云。而是應要賦予文章意義，畢竟怎樣去引導讀者理解、以何種角度看這篇文章，是編輯最最主要的工作。

而我要說的這兩份工作，一份是歷史研究類的編輯工作，一份是財經校對。先說前者，嚴格來說是可以參與撰寫的，但年資所限，只能幫忙審閱一下、修修補補，要說意義也是有的，畢竟很難有一份稿是完美、極致詳盡沒錯漏的，經手一看，既是「質量管控」、亦是多一個第三身角度，去幫忙補充、完善，但參與感不高，做落屬實無趣，加之若對相關內容不熟悉，亦很難對文稿之修改作出一些有價值的建議，總結：不合適，但體驗是不錯的。而後者「財經校對」便是切切實實的純「校對」了，若你是一個不怕悶、可以日復一日玩「找不同」、有意修練火眼金睛的朋友，大可一試，好處是除旺季（3-4月、9-10月）外，淡季相對悠閒，而旺季願加班的話又可近乎雙糧，但予我就不了，等我真的睡天橋底再說罷。

通篇打完，便當小小分享。如你也有話想說，歡迎留言。

最後，在此共勉各位文字工作者、或有興趣投身這行的朋友：加油，這工作確實是好玩的～

20-03-2024

流轉生死六道，不也挺好玩？執於波羅蜜（脫苦海的方法），真是般若（大智慧）？

一知半解，胡思亂想。

17-03-2024

哈哈，原來鄧麗君這麼可愛！<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X7OviRVy4>

02-03-2024

吹吹海風，望望星空～

12-02-2024

分享「捉刀人」一詞：

翻查辭典，釋義為「代人作文章或做事的人」，即類似槍手、幕後師爺（？）。典故出自《世說新語》：相傳匈奴使節到中原見曹操，曹操嫌自己容貌醜陋、擔心失威，於是命令身邊一位高大靚仔的手下——崔琰（崔季珪）假扮自己，自己則揸住把刀、企係床頭睇住。

事後，曹操派人探口風，問返嗰位使節：覺得「曹操」點阿？後者竟然答：「魏王固之然就靚仔（雅望）啦，但企係床頭捉刀嗰位，先係真英雄！」於是，曹操聽後大驚，即刻派人截殺嗰位咁有識人之明嘅使節。

自此，「捉刀人」便引伸指一啲背後行事、代主子實際操刀的人。西方亦有類似單字——「Ghostwriter（幽靈寫手）」，正如歷代美國總統，背後都有文膽為佢草擬文稿，例如講稿、自傳或者雜誌文章等。甘迺迪的名句——「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就盛傳出自一位名為泰德·索倫森（Theodore Chaikin Sorensen）的幕僚筆下。

自細對尼啲成語 / 歷史故事興趣甚濃，雖則考究起黎，都幻想創作居多（懷疑係曹操迷），但正史都唔一定真啦（成日亂諗：講就講「秉筆直書」，但歸根究柢都係「童話」嚟姐，咁多年過去，邊個講得清？）

所以比起枯燥咁還原真相，尼啲半真半假、充滿故事性的「歷史故事」先係吸引我的地方。或者，我鍾意嘅從來都唔係「歷史」，而係一種東方古風嘅幻想世界～

原文——《世說新語·容止》：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23-01-2024

向來對古文獻中的「神獸」興趣甚濃，打算之後蒐集一下，看看能否加在小說中，敬請期待～

——「《說文解字》：『廌，解廌，獸也，似牛，一角，古者訴訟，令觸不直者。』

獬豸，獬廌，是傳說中國古時神獸，外貌似羊，頭上長有獨角，性情耿直公正，傳聞若見二人相鬥，獬廌會以頭角撞向理屈的一方，自古視之為瑞獸。」

02-01-2024

更新日誌：

翻看前幾章，總覺不堪入目，有種重寫的衝動，但很快又被另一股更大的衝動制止了——咪傻啦，邊有咁多時間。這幾天總是這樣天人交戰.....

05-03-2024

接下來一章比較關鍵，想花點時間磨一磨，可能會比較晚更。

04-03-2024

先祝大家元宵快樂～今晚應該有一更。（最近實在挺累，更新有點少，抱歉啊。）

24-02-2024

開始忙了，或不定時更新，暫欠4更，期望今周內找數。放心，不會棄書，望繼續支持！

09-01-2024

最近一章寫得不太滿意，有些想寫的寫不出來，看之後再修訂罷。總之先補上昨日一更，六、日盡量加更！有拖無欠！

04-01-2024

隨筆：

隨手寫的一些創作，與小說內容無關，有興趣可以一看——

《陰晴》

天陰，下的是雨，還是你的淚？

天晴，暖的是腳，還是我的心？

要讓人生無悔，看着你笑臉陶醉。
一起走過寒暑，同溫「純粹」。
——冷暖人生。

《無緣》

如果「愛」是一顆種籽，
我希望，散播到每個人的臉上。

如果「愛」無關血脈，
我希望，每個人都緊緊懷揣。

如果「愛」，
能讓每個失溫的人生，重拾溫度。

如果「愛」，
能讓每個失笑的臉龐，重啟笑顏。

我，
願意分一點，
讓這份「愛」扎根發芽，蔓散開來。

願，名為「無緣」的大愛，
無分遠近，
永遠在，處處在。

《洪流》

置身時代洪流，
千帆過盡，
哪些事，值得保留？

踏過華夏厚土，
枯榮更替，
哪些物，值得書錄？

前人事，後者師。
他，做過哪些風流韻事，
又留下哪些偉大歷史？

與你翻遍中華五千年，
嚼遍古今春秋萬言辭。

——紀錄大時代

《霓虹·溫度》

鬧市燈下，
佢，過住點樣既人生？

獅子山上，
又點感受霓虹嘅微溫？

試下走近，你會發覺，
原來，市井煙火，
都有不一樣嘅花火。

七百萬種溫度，
七百萬種，生活態度。

——我的香港故事。

《夢話》

豪情不過蘇，風騷不如柳，
狂放似辛龍，挑燈夜醉後。

《東山》

北風告西陵，南鷺問東山，
寥寥冷清盡，悉君再起時。

《末幸》

未到末時未知未，
辛去幸來辛不辛。

第一章 入局

四月江南，煙雨朦朧。

虞國都邑烏京，毗鄰瀆江南岸，每逢春雨總縈繞一股青霧，如真似幻，歷久不散。

烏京，陳公府，前相國府邸。

舊日的第一臣府，現已破敗不堪，雖說門前仍見一對先皇御賜的鎮國石獅，可也箔料盡落、東殘西缺的，莫論樑上還懸着一頂頂的大白燈籠，讓人一眼望去，盡覺蕭瑟，哪還有幾分昔年門庭若市、拜者不斷的氣象。

可此時，一灰袍道人卻領着一道童登門造訪，像是來討要謀事，與門前一位老先生言談不斷，看着好不投契，卻不知是原是在恬着臉糾纏。

——「天蒼蒼，野茫茫，惡鬼遇我比閻王～～貧道見你我有緣，只取良心價三兩三，助爾等驅妖去邪，您說可好～？」

灰袍道人撩了撩他散亂的長髮，燦笑下露出一門缺牙，與那老先生那叫一個勾肩搭背，又兄弟、又累世因緣啥的，搞得一旁的小道童也不禁滴起汗來，忍不住小聲道，「師傅，這個節骨眼.....不大好吧？」

可不是嘛？！府上什麼光景您又不是沒看見，破敗之象不說，裡面還舉着喪、設着靈呢！沒頭沒腦的說要驅妖，不給人麻袋套頭打一頓阿？！

道人聽罷故作思量，然後好像想通什麼似的，一臉和煦、卻有點沒心沒肺地說道，「唔.....有道理，那湊整三兩不就好了？畢竟，志在香火情嘛！」

——唉喲，這是錢的問題？！師傅，拜託你行行好，別犯渾罷。

「哎，我師傅意思是，不方便的話着實不勉強.....」道童話音剛落，頭上便被敲上一記板栗。道人隨之連忙接道，「不勉強，當然不勉強，與人為善嘛！」

又不是說你，你勉強個錘子！小道童揉了揉頭殼，暗自埋汰。

看門的老先生見着這一大一小、說話不大着調的活寶，不但沒生氣攆人，反倒覺得有點樂呵——或許是府裡太久沒有人氣？尤其是見着那身灰色道袍總覺有點眼熟，卻一時間想不起來，於是還是搖頭勸道，「道長初來乍到，有所不知，此乃國相府.....唉，說來也是曾經了，這裡頭好些事，道長還是勿插手為妙。這樣罷，這裡十兩便當結個善緣，請尊下就此別過，如何？」

道童聽罷連忙耍手，正想辯解一二，可未待開口，便已被道人按住面門，一個勁兒地往後挪。與道童不同，道人對此倒是一臉欣喜，直接暢笑道，「好阿！既然老先生這般爽快，那貧道便不客氣嘍～！」。

「師傅.....」道童還想說點什麼，卻見道人虛抬着一邊拳頭、隱隱瞪住自己，便只得摸摸脖子、乖乖住口。可，當他再看向老人，及其身後的府邸時，便總覺有股氣堵着胸口、好生難受。

道人將到手的銀子揣進懷裡，就像一般混跡市井的江湖術士。沒人察見，他袖下悄然捻出了一抹銀粉，靜隨東風默默飄向了不遠處的兩座石獅……一切過後，道人才似是而非的打了個稽首、轉身離去，走時，遺下了一句吆喝聲——「趙老道，驅妖去邪，價格公道，走過路過，可別錯過嘍～」

就這樣，兩人便沒於薄霧之中。

老人看着他們遠去的背影，這才有些失神地喃道，「趙老道……是老爺說的『那位』嗎？」可很快便又搖搖頭、哂笑一聲，正要轉身回府，身後卻傳來一把溫婉女聲。

——「張叔，有來客？」

祇見門後走來一位身披孝服、面容精緻的少女，粗略望去，約莫花季之年，卻已予人一種惠質蘭心的感覺，讓人不由親近。可，美中不足的卻是略帶病容、看着特顯柔弱，似是風吹便倒的樣子。老人見着來人，可緊張壞了，連忙囑道，「小姐，外頭風大，怎就出來了。快，快回去，要是摻染風寒，老奴擔待不起啊！」

「哦，好罷……」少女有點心不在焉，目光始終落在前方，不知怎的，總覺着有點兒熟悉，可未待細想，便在老人催促下，匆匆回了府。他們都沒注意到，那兩座石獅的獅眸竟同時掠過一筆銀光——眨眼即逝……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吾非天非地，
即便談談仁心，不為過罷？

春華街，烏京最繁盛的市街。

趙老道晃晃悠悠走在路上，
一邊摸着下巴，一邊嘀咕些云裏霧裡的話，
好一會兒才想起什麼，
看了看身後的道童，發覺他正鼓起腮幫、生着悶氣。

「怎么啦？又，又，又怪師傅？」趙老道轉頭看向道童，撓撓頭道。

「……」少年狀若未聞，泥路一路走來，多出了不少的坑坑窪窪。

「那家人，會死，全都會。」少年捺不住心性，說出徵結。

道人無奈一笑，神色難得認真幾分，
向少年問道：「趙一阿，可記得你為何叫「一」？」
少年默然。

道人接着再問，「既你我皆知萬物各有定數，也各有那個「一」，何苦自尋煩惱？」
少年聽罷雙手抱胸，一臉困惑，想了想，這才如實說道，「可既然咱遇見了，也屬那個「一」阿，莫非得看他們枯死在眼前不可？這……師傅，弟子是不是不適合修仙阿？」

道人摸了摸少年的頭，不置可否，「修不了仙，就好好做人阿，為師看來，你這瓜皮要是能好好做個人，就很善嘍。」

「怎麼像罵人呢！」趙一擠眉弄眼道。

道人哈哈一笑，望着不遠處的宮殿，打趣道「是不是想幹一票阿？」道童雙眼一亮，興奮道「師傅出手啦？」

「就看你怕不怕攬事嘍。」道人眼神盯着遠處那座偌大的宮殿，微微笑道。

「不怕不怕，天大的事不有師傅兜着嘛！」少年心裡如大石落地，滿臉燦笑。

「呵呵，那去酒館溫兩壺酒，待為師打點一二，回來再說。」道人說完便朝巷頭徑直而去，不消半刻已消失在繁雜的人堆裡。

——傻孩子，修仙有何難？不外乎水滴石穿的水磨功夫，哪有做人難阿。

第二章 故友

雨綿綿的下，下着下着，好像都快忘了日照的樣子。

城裡酒館少說七、八間，卻唯獨一間生意最為火旺，來客總是絡繹不斷。說來也非酒好，或是便宜，而是老板酷愛江湖傳聞，常年掛着一面牌匾寫着——「掌故換酒水」，由此吸引了大批的江湖草莽，以及好些愛趁熱鬧的公子哥們到此駐足圍樂。

這不，此刻說書台上，一壯漢正說得口沫橫飛，好不起勁。

「老子縱橫半生，服的人就仨，撇開武功天下第一的紫觀道人，便當屬號之『人屠』的陳老太師了。遙想當年聖上登基，若非老太師一路扶龍安內，震攝地方宵小，此地還能姓蕭？可惜阿，英雄遲暮，眼下卻為奸人所害！」此言一出，贏盡在場喝彩，卻被一把清冷的嗓音打斷。

「哦？既壯士意有所指，明言便是，何必藏藏掖掖？」座下一白衣書生手持白扇，輕捂唇邊，看着愜意卻讓人感到不懷好意，只因那人便是壯漢所述之「奸佞」——雖無官身，卻是新相一派在民間的代言人。

「哼，有啥不好說的，說的就是你們這群新黨，若非爾等妖言蠱惑，聖上豈至如斯！」壯漢疾言厲色、對眼前人似乎毫不退讓。

「這麼說，閣下不滿的不止是新相，就連聖上，也頗有微詞？」白衣書生冷笑一聲，繼續道。

——「怎樣，治我罪不成？」壯漢將手中壇酒一飲而盡，然後往地一摔，一副慷慨赴死的架勢，讓在場有血性之人都不禁默道一聲：漢子！

「哈哈，莫要激動，閣下心懷家國，何罪之有？只是想邀閣下與我們走一趟，便當是親自予咱相國——諍言一番？」白衣書生話音剛落，身後兩名侍女便已出列，作勢就要抓拿眼前大漢。

這在不明所以的人眼裡或許滑稽，可顯然不包括在一旁吃瓜的趙一，「哇塞，這倆小姐姐出手，莫說眼前大叔，再幹翻三兩個壯漢不都跟玩似的，啥傢伙這麼牛氣，連婢女都這麼能打？倒是那大叔有點兒掉價，紙糊般的武把子，值得稱道的——或許就那點兒演技了，是個當托的料。」就在道童暗自盤算如何收場之際，白衣書生卻似察覺什麼一般，轉頭看向趙一，似笑非笑。

「不會吧，坐着看戲都攤上事？」少年一臉狐疑，總不至於你也有觀心神通吧？心念至止，那書生竟真輕輕頷首，一臉淺笑的與少年對視，

「見鬼了.....」趙一尬笑兩聲，打算挪身就跑，豈料一轉頭，便栽在一名劍客身上，只見那人口裡叨着一根甘草，一臉戲謔的看着倒地的少年。

「龍境宗師？！還讓不讓人活啦？！師傅救我！！！」.....」

「乞~嚏~~，哎，長得俊俏就是這點不好，指不定又是哪位姑娘想我念我了，唉，罪過罪過。」養心殿外，灰袍道人邁着六親不認的步伐，行走在層層宮禁之中，走道裡外非是沒有侍兵把守，

只是無一例外都對眼前這位來客視若無睹，直至.....

「高士止步，聖上尚在休養，有事不妨交付在下？」道人瞥向身後，一名稚童模樣的錦衣少年不知何時已出現在此。

「你誰阿，貧道來與故人叙舊，跟你，有啥好說的？」面對來人，趙老道也不奇怪，步伐不停繼續走向殿前那條斜梯。

一步，「高士就不好奇，我為何能看見你？」

兩步，「敢問高士，可是來自紫觀山？」

三步，「若是為陳靈岑之事，尋我便是，何苦為難聖上？」

啪！錦衣少年臉上忽現一抹紅印，嘴角滲血，這一幕讓他驚乍不已，愈發藏不住對眼前之人的忌憚，或者說，是來自魂魄深處的.....壓勝！

「別以為換了層皮，道行高了便無所不能，在貧道面前提起吾友，你還不配。」祇見六、七丈外，灰袍道人身形未動，右手一揚便凝聚無數水珠，剎時間，周遭電閃雷鳴！

——「罷了，讓他進來罷，不然怕是要把朕這裡夷平不可。」

錦衣少年聽罷眼皮微動，略一猶豫，還是向這位不請自來的道人畢恭畢敬地打了個稽首，才躬身退去。

「哼，身誠心不誠，裝得再像終究是假的，何苦？」道人撓撓耳，一臉不以為意，但當看到出迎的故友時，神色始終是收斂了幾分，祇見他看似沒頭沒腦的問了兩句。

「傷心？」

「傷心。」

「後悔？」

「不後悔。」

看着眼前的故友，道人試圖在他身上找出幾分昔日的痕跡，最後還是長嘆一口氣，「你變啦，終於不是以前那個膽小鬼了，很好阿，只是.....我不大喜歡。」

身披龍袍，看似已至耄耋之年的老人伸了個懶腰，暮態下，臉上皺紋厚厚一疊，一副行將就木的樣子。實在難以想像，他便是史冊、山水故事裡那位殺伐果斷、暴虐難測的虞國中興之主——蕭尹平。

老人扯起沙啞的嗓音，淡淡說道「哪像你，十年如一日。咋了，專程來看我這副鬼樣子？」

道人眼裡閃過一絲不忍，本想說些什麼，但還是雙眼一合，留下一句只有兩人知曉的話後，便獨自離去。

那天，平日總是沒羞沒臊、嘻皮笑臉的灰袍道人難得一次愁眉不展；廟堂積威日甚，胸有丘壑的君王卻不知怎的，笑得像個孩子。

第三章 相逢

馬車上，幾人相顧無言，準確來說，是兩方才對。

趙一左看那對青衫婢女，右看那個老是叨着根草的怪人，再看對面一臉淺笑的白衣書生，想死的心都有了。咋喝個酒看場戲就被擄了呢？不應當阿，莫是出門沒看黃曆？不對，師傅不在壓根就不該出門，看，魯莽了不是？！

少年努力擠出一個比哭還難看的笑容，怯怯問道「敢問各位哥哥姐姐，咱.....現在是去？」白衣書生眯起雙眼，直勾勾盯着趙一，看得後者渾身發寒，「你猜？」

猜，猜尼瑪！

不過這段時間趙一倒是弄清楚了，這白衣書生不像自己真有觀心神通，只是比較擅長.....猜人心思？

「小子，勸你別動歪心思，省得力度拿捏不好，皮肉遭罪。」劍客打扮的男子一邊望向窗外，一邊說道。少年聽罷登時心頭一緊，不敢動彈，要知這傢伙看似不着調，心相卻猶龍象翻騰，一看就不好惹。但最讓少年忌憚的，還數那位白衣書生，不是他心相有多宏偉神異，而是壓根就看不透，只有白茫茫的一片荒域，咋說呢，跟師傅可有點像，莫非.....

「嘿嘿，大哥說話怪煞人的，無怨無仇的能有啥事，總不至於吃人吧？哈哈！」趙一乾笑兩聲，試圖沒話找話，豈料卻落得一陣沉默，尤其是身旁兩位侍女，從此至終都擺着一副厭煩的表情，讓少年好不尷尬。

「沒試過。都是一刀下去比較多。」其中一名侍女冷不丁一句，讓少年登時語噎，暗道：還以為是啞巴，呸，還不如啞巴呢！

沒過多久，這輛馬車便落在一處鮮有人煙的道上，趙一提起心眼走下車，豈料一下車便與酒館裡的那位大叔打個正着。兩人四目相對，那壯漢一副自來熟的樣子，徑自朝少年挑了挑眉，彷彿說「喲，同行？」，少年見此，一臉生無可戀，東看看，西看看，才發現這裡有點眼熟。矣，這不正是那處.....鬧妖的國相府？

「小道長，勞駕你走一趟，去取一樣東西。放心，不會白幹，事成自有一筆不多不少的酬勞，想必尊師，也會滿意。」書生一邊說着，一邊把玩手中的摺扇，一臉輕挑。

趙一見此，憋着一口三字經，正想拔腿就跑，豈料書生接下來的一句卻讓他心頭一震，不敢不從。

未待少年回神，那書生便單手一揮，將少年扇進府裡。

沒聽錯，

此時的趙一竟真如透體一般穿過牆壁，不知所蹤。

——「至於是何物，屆時一看便知。」

「爾怨，國患未靖身先逝？」

「爾恨，先皇志，棄之屣？」

「爾嗔，摯友背信負義？」

「何不，翻云覆雨。讓一切，推倒重書？」

府中大廳，密封棺內，蠢蠢欲動。

「大師，這莫不是...詐屍？」尋常人何曾見過這般景象，祇見四處陰風颼颼，三五家丁聽着不知何處發出的囁語，雙腳止不住的哆嗦。屋內，一身披袈裟、手持杵杖的佛門法師神色凝重，說道「屍氣瀰漫，妖祟叩門，倘若棺內邪氣盡出，此地.....定無一倖免。」

「那.....跟管家喚聲，咱快跑？」一名家僕眼皮直顫，扯着法師的衣角，似慌亂中找尋主心骨一般，任憑後者決斷。

僧人搖搖頭，略一猶豫，還是如實道「跑不掉的，只要身處此宅，便已入局。不破局，無人可出.....」

—————「轟！！！」

突然，棺內黑氣沖天，伴雜一聲轟鳴。一名周身纏繞黑氣的將袍老者立在眾人身前，半虛半實。

「這.....老爺活過來啦？！」剛剛那名家僕驚呼未止，便被一黑手穿胸而過，瞬間倒斃。至此，那黑影又具實了幾分。

「別過去，他已成妖，若想活命，退我身後！」法師將手中杵杖往地上一砸，將其深陷地裡。隨後，見他唵唵有詞，周身泛出一抹金光，竟真能將附近的黑氣阻截在外。可此時，黑氣也開始亂竄，好些已從門窗往外逸散，似要籠罩整片府邸，乃至——整座京都。

此際，那黑影愈發深邃，老將陰厲的臉龐也愈加清晰，「閻王都不放行，看來終要有個決斷.....」

—————
一股黑氣潛入廂房，如龍蛇之屬游走在畫壁之上，忽爾異象橫生，畫內一根黑蔓突然暴漲，佈滿門窗，驚動正在閉目誦經的孝服女子。面對如此一幕，女子只是秀眉微蹙，沒有過多驚訝，彷彿心中早有預算。

終歸來了嗎.....少女握緊手中念珠，神色決然。

「即使是爹爹，也不能任你胡來.....」

少女打開一旁妝盒，取出一柄看似木簪，卻又三尖異常鋒利的利器，祇見它刻着一排文體不辨的字符，泛着幾絲金光。

如是，一纖柔之身，就這樣揮起“利刃”。

一劃，兩劃，

將黑氣幾近消弭，

然而，

三劃將至，黑氣臨散之際，

少女卻突然噴出一口鮮血，不支倒地。

隨之，黑蔓便有靈性般暴起反撲，從四方八面伸來蔓籐，就要朝少女襲去，彷彿下個瞬間便將其啃噬殆盡。

——「放開它，有事沖我來！」

此時，兩頭石獅橫空出世，似踏風而來，
上方坐着一位.....少年道人？

第四章 姑娘，俺叫趙一

臨近着陸之際，兩頭石獅分道而行，一頭載着道童奔向少女，另一頭則衝向黑蔓匯流最盛處。

——「好在師傅早有準備，不然不得摔個狗啃泥，再被這群妖祟吃個乾淨？！那小白臉真不是個東西。」

少年一邊御騎而下，一邊罵罵咧咧，卻片刻也未妨礙到座下石獅救人，祇見它飛箭般掠過，及時叨走那位倒地的少女、躲開襲來的那下足以震山裂地的沉擊。而另一邊廂，那黑蔓暴起的源頭——亦即那幅烏漆畫卷處，也被另一頭趕來的石獅一爪撕碎。

剎時，黑氣潰散。

空盪的別苑獨餘道童、少女，以及那兩頭神異非常的石獅。

「小子，別耽擱！此處妖景非同尋常，不盡快掃除，恐夜長夢多！」其中一頭石獅朝少年開口道。

「好滴，馬上！」趙一口裏應着，身體卻鬼鬼祟祟地，走近那位少女。

祇見他摩娑雙掌、雙眼放光，略嫌猥瑣地問道，「沒事吧小妞？」

少女撐起雙眼，看着一副“登徒子”作派的少年一步步靠近，心裡有種莫名的熟識感，忽爾怔怔出神、不自覺地脫口道，「小崢？……」

「啥？姑娘，俺叫趙一。謝就免啦，舉手之勞而已！不過……呵呵！」少年的眼神愈發熾熱，甚至把手伸向少女的手腕——一把奪過她手中的那柄簪子，拿在手中來回把玩，就像撿到寶一樣。見此，少女這才回神，壓下心中悸動，着急嗔道「你要作甚？還我！」更要起身奪回髮簪，豈料一乏力，又是一個踉蹌倒在了地上。

趙一見狀，一個閃身退開。沒錯，他就這樣眼睜睜地看着少女倒地，心裡還暗道：好險，這小妞賊兮兮的，差點壞小爺道心。

——「姑娘家家忒小氣，救你一條命，換你一把破簪子不為過罷？」

少女聽罷柳眉微蹙，一張秀臉幾無血色，卻不知怎的，總予人一種堅忍的感覺，和一般久居深閨的千金不大相同。

此時，不知怎的，趙一也開始有股異樣的感覺，明明沒見過，卻覺眼前少女像闊別已久的某位熟人。奇了怪了，莫是中邪不成？少年摸了摸下巴，撇頭看向身後石獅，彷彿在道：好像有鬼，幫忙驗驗？

石獅嘆氣一般搖了搖頭，迅步上前叨起少年的衣背，一下便將其甩上獅背，便要朝中堂而去，豈知走沒兩步，便又被少年連聲喝停，「哎，停停停，待我片刻嘛！」趙一稍穩身勢，袖裡幾度翻找，終於找出一張道符，並將其捻在手心、默唸幾句，道符便應聲燃盡，獨餘幾絲「道氣」纏繞在少年的指尖。

「沒幾兩靈氣，身板也弱，還敢驅使法器，沒要你命就你算命大了！跟妳說別不服，俺師傅教誨：有得、有捨、有交易。助妳擺平此間亂局，要妳把簪子當作報酬，可算不得妳吃虧。要不信，上來，道爺與你飛一趟！」說罷，趙一雙指劃向少女，讓原來便已昏昏沉沉、手腳無力的少女瞬間恢復精神，甚至沒了以往的病容。

——健魄咒！

就在少女尚摸不着頭腦之際，另一頭石獅也已緩緩走近，向其輕輕點頭——示意上座。少女思索片刻，便毅然躍上獅背，動作嫻熟得不像一般世家千金，「雖不知公子底細，但陳家事，還望交由陳家人了結！」孝服少女忽然朝少年認真說道。少年聽罷，呵了一聲，也不多話，拍拍獅背便朝府中大廳趕去，少女見此惟有繃着臉緊隨其後，心裡默道：爹爹.....還望來得及！

——念茲在茲已不同，不識來人早相逢。

府外，白衣書生一行人並未走遠，沿着府邸踱行，彷彿在靜待某個結果。

「你就這般相信那小子能搞定？」劍客雙手抱胸，一具木製劍鞘捧在身前，只見其鞘、不見其劍。

「不若？你出手？」白衣書生忽然停下腳步，朝劍客問道。

「哼！」劍客冷哼一聲，不作回應。

「既你我皆不好出手，不信，又能如何？」書生搖頭道。

劍客神色淡漠地看了眼白衣書生，緩緩道「你從不做沒把握的事，我只想知，你的依據。」

「哦，你是否知曉，那小子背後是誰？」

「嗯？」劍客沉思半晌，問道「有說頭？」

「說頭？哈，大着呢！」白衣書生晒笑道。

一旁跟着的壯漢聽着兩人機鋒般的話語，一頭霧水卻仍搗蒜般點頭，暗道：懂是不懂，但裝一下總可以吧？不然不顯得咱家好像很笨？

正當壯漢自覺演技到位，十分融入之際，突然深吸一氣，乘着兩人語頭問道，「話說兩位大人，您說.....咱家是不是這段時間做得還行？要不替小人引薦一下，向相國討個.....差事？」大漢滿臉堆笑，盡顯諂媚。

——「要不，給你個一品大員？」

半道上，幾人身後出現一位頭戴高帽、穿着一身宮家繡服的少年，望去就像某個得勢宦官的扈從或幼寵。

大漢一聽語帶譏諷，加之來人就一毛孩，更加惱火，連聲喝道「大人說話，你小子也配橫插一嘴？可惱也，曉得這兩位是誰？你擔待得起？吓！」話音剛落，大漢身旁的白衣書生卻正了正衣襟，合扇轉身、抱拳躬身道，「拜見相國！」

「啥……吓？大人拜誰來着？」剎時大漢冷汗直冒，來回看了眼一臉穆肅、躬身低頭的白衣書生，以及對面那位錦衣少年，口手都止不住的顫抖，「他，他他……他？」

錦衣少年見此難得冷笑一聲，捉狹道，「怎樣？不想要？那給你第二條路，猜猜是甚？」大漢聽此連忙趴在地上，連番叩頭，「不猜不猜，相國要小人走哪條就哪條！萬丈深淵也義不容辭！」

錦衣少年皮笑肉不笑地靠近大漢，彎腰拍了拍後者肩頭，言道「那沒事，就當個一品大員，反正跟爛大街的大白菜沒兩樣，嗯？」

「哎……是……！」大漢忽爾感覺上了條賊船，一時間又騎虎難下，腸子都快悔青了。

錦衣少年見狀，笑容詭異地打趣道，「畢竟，烏京都要變天了，誰還管你是不是根白菜呢？你說是不是？」

——「是，是是！大人說的是！」

第五章 險境

「相國大人，爾到此地，莫是宮城裡那位……？」

似被勾起什麼不好回憶，錦衣少年撇了眼白衣書生，冷道，「別多想，按先前盤算即可，切忌出手。若牽扯因果過深，後果如何，你們自己清楚！」

書生從始至終都彎着頭顱，表情不辨，只是手裡扇柄輕顫了一下，似是握力所致。反倒是一旁的劍客不大耐得住，呸出口中甘草，不屑道「怕我一劍砍了那個狗皇帝？」錦衣少年聽罷，直勾勾望着這位竹藤外衣、腳套草鞋的男子，不言自威。

書生見狀，輕嘆一聲，連忙接道，「江湖白身言辭張狂，相國勿怪！」說完便予劍客一記眼神，後者卻冷哼一聲，別頭朝另一處走去。

錦衣少年站在原地，不怒反笑，饒有興致道，「看來現在是誰都不把我放在眼裡了啊。」年輕相國掃視一圈前人，緩緩脫下官帽，摸了摸光禿的頭顱，朝低頭不語的白衣書生淡言道，「仙凡之別，恰勝雲泥，要，也得待你成就真仙再說！」言畢，便將官帽隨手拋在那位伏地不起的壯漢面前，喝令道「那邊那個，白菜？起來，本相有事交付予你。」

壯漢先是如蒙大赦，連番叩頭謝恩，但愈發細想，愈覺誠惶誠恐，怯怯問道「敢問大人，要小人作的是……？」

錦衣少年雙手負後，面朝府邸，幽幽道，「載上。去酒館，予本相——溫一壺酒。」

「啊??？」

陳公府正門前，妖祟橫生，一孤影卻在門前失魂晃行。

「天公一把秤，世人道不明。」老管家行走在石階上，口裡喃道，「但老爺，老奴是真替您不甘啊！」赫然一看，其半截身子已為黑氣所蝕，形態僵僵。老人蹣跚走到大門前，長吸一氣，如往常般把着門，卻又像下了某個決定，毅然扶着門栓，就要一扣而下……

——「真對人間如此失望？就此訣別，當真捨得？」

一隻陌生的手托起即將落下的門栓，老人看見來人，先是驚愕，很快卻又晃然，「果然，你便是老爺說的“天上那位”。」中年道人聽罷淺淺一笑，露出一門缺牙，另一隻手則輕抵唇邊，神態溫和，柔聲道，「噓，有啥心願未了？說來聽聽。」

滴、滴、滴。

老人頓時眼眶濕潤，鼻頭止不住的抽噎，斷斷續續氣聲一句——前半句氣若游絲，後半句已聽不大清，「能不能，替我把好這扇門，……」

趙老道看着身形逐漸消散的老人，輕輕頷首，和藹一笑，

——「可以！」

知今日，悔當初，人間幾個來回。
花甲老者，盡歷風霜難脫俗，一錯難返半歲童。
虎道言：
人言之公道，在乎「公」，
然，真有一道，人人亦然？

距府中大廳數里之遙，兩道身影御騎而過。

「小妞，這裡發生啥事，你真知曉？」趙一騎在石獅上，目視前方，不知怎的神情有點飄忽。疾馳下的冷風吹起孝服女子一頭烏黑長髮，面對少年突如其來的提問，少女略一猶豫，還是如實道，「受奸人迫害，妖崇侵門，亡父含冤應召，集嗔痴之氣，恐或.....貽害人間。」

「那你.....知道那個奸人是誰？」趙一看似隨意問道。

「不知，但應是新相一派，因張叔說過.....」孝服女子言語至此，方似想起什麼，急聲道，「啊！趙公子，可否請您去趙府前，救個人？中堂那邊，交予我便是。」

「吓，你說啥？你連棵爛草都搞不定，去中堂？加菜？別鬧啦小妞。」趙一皺眉道。

孝服女子聽罷，不再言語，默默翻身下騎，咬破手指，似用某種秘法嘗試驅動趙一懷中的簪子，尤御劍一般，但稍稍抖動兩下便被少年壓下，牢握手裡。

趙一回頭看向一臉堅決的少女，嘖聲無奈道「唉，還是個倔妞！怕了你了！」

——「三界侍衛，五帝司迎。萬神朝禮，馭使雷霆！」少年從袖中散出幾張道符，遇氣即燃，生出幾縷青煙，聚化成數具半虛半實的披甲戰將。

「有這些，我保你張叔無礙。但你得保證，別再用精血驅使法器，再有一次，神仙難救！」豈料，少女不僅不聽，還一臉冷漠，賭氣般用同樣手勢驅動簪子，甚或加大力度，只是馬上又吐出一口鮮血。未待趙一再言，那枚簪子已滑落而出，朝少年方向凌空直刺！

——咻！

那柄足以斷金碎石的髮簪，從少年頸旁堪堪掠過，趙一只覺後腦勺一陣涼颼颼，轉身一看，一根如長矛般的黑色杵杖恰好被一分兩斷，散落地上。

「一人一次，扯平！」少女強撐着身體，語態堅決，然話落不久，又一陣頭暈目眩，這次趙一於心不忍，箭步上前將其扶在懷裡，再輕倚在一旁石柱。「陳紅袖是罷？記住你了，是個狠人！歇會兒吧，這裡交給我。」趙一言畢，那頭騎載少女的石獅即有靈性般，將其護在身後。

——「你倆鬧夠沒，正主來了！」另一頭石獅沉聲吼道。

祇見遠處一披甲老將從中堂緩步走出，猶宣示戰功般，手裡拎着一顆光禿頭顱，氣勢滲人。

趙一冷汗直冒，卻仍故作輕鬆道：「得嘞，開幹！」少女一見來人，異常激動，還想掙扎起身，卻被趙一厲聲喝止：「你是死定了，我還不想死，要再亂動，整座城都得與你陪葬！」少女聽罷稍稍別頭，掩臉低泣，似不甘自己的軟弱。見此，趙一「唉」了一聲，伸手往少女唇邊一抹，沾其鮮血，默念幾句，那柄簪子模樣的法器隨之應召而起。

「小妞，別哭了。此事擺平，功勞算你一份！」趙一說道。

幾近虛脫的少女泣聲未停，
但默默從指間偷看少年，怔怔出神，
輕「嗯」一聲，
——微不可聞。

第六章 忠僕

我叫張漢，名字是老爺給取的。
二十歲那年，我還叫小張子，
因為是別國戰奴，自幼便在宮中做事，
也就是那些，閹奴。

一天，皇后又來借故打罵咱家主子，
那時，
主子還不是當今滿朝敬畏的蕭帝，
只是個不受寵、處事有點.....畏畏縮縮的皇子，
「龍生龍，鳳生鳳，洗腳出身的，果然生不出像樣的，跟一群下人打鬧在一起，成何體統！」
主子膽小，卻心善，
平時對咱這些下人挺好的，有說有笑，至少讓咱感覺像個人。

「啪！」、「啪！」戒尺一下下打在主子身上，
執戒的是李公公，出了名的兇，那是真打啊！
沒一會兒，
主子的掌心已是肉眼可見的紅腫。
那時的我，腦子一熱，
想說死就死了，衝上前就替主子挨了幾下。
沒想到，就是這幾下，
恰好被趕來找主子玩的老爺相中，說我忠心、不錯，招了我回相府辦事，
我知，那是怕我在宮裡被報復。

還記得老爺當時跟我說，
——「喂，其實你挺漢子的，以後叫張漢吧，別叫什麼小張子了，拗口！」

老爺那時十六，較主子稍長一、兩歲，
門閥出身，三輩皆為國相，
隨軍立了不少戰功，是各方都想拉攏的大人物，
皇后娘娘自然都得給幾分薄臉。
可就這樣一位朝廷新貴，卻總跟一個不受寵的皇子玩在一塊，
老爺說，
他倆年齡相仿、對脾氣。

那時，我總奇怪，
主子是好，
但跟老爺那飛揚無畏的性子，能相像？
後來，我才知，
——他倆是真知己。

沒過多久，北蒙寇邊，瀆江天險也抵不住這天降般的萬千鐵騎，
沒人曉得這群蠻子從何而來，
只知，那一夜後，
烏京被掠，先皇、太子受擄，

這是虞國永刻在恥辱柱上的一天。

那年，老爺在南平蕩寇，聞訊即領三千鐵騎連夜回京，
我恰為內官，隨軍北返。

最後，
在一片殘垣敗瓦中，找到了主子，
聽說，匿在的那處，是一座糞坑。

那天起，主子像變了個人，
或者說，像被喚醒一般，
在老爺輔佐下，
竟從諸皇逐鹿中脫穎，登基為皇。
更在幾十年內，靖平內亂，抵禦外侵，
誰能想，一介虞國也有反攻北蒙的一天。

老爺說，這都得歸功於那位「天上」的老友，
說罷，
他一面愜懷的看着那片青天，一邊與我暢酒，
似是回想那段崢嶸歲月。

「喂，張漢，待哪天我攻下北蒙，咱再來喝個痛快！」
我誠惶誠恐的應下，「好……好啊！」
心裡暖暖的。

又過了幾年，老爺年近花甲，戒馬歸來，
抱來一個女嬰，推了給我，拍拍我肩頭，爽笑道，「張漢啊，以後這便是咱陳家獨苗了，叫紅袖，你
可得好好照料！」

我自不解，
自夫人仙逝，公子出走，
以老爺性子，何以添嗣？
但這，不妨礙我盡所能拉拔小姐長大，
那天起，
我打理起了相府，每天把把門、算算帳，陪陪小姐玩，
一天天的等着，等着與老爺痛飲的那天。
或許，這便是我一介戰奴，
能為這樣一位國豪做的事了。

今年歲夕，北風蕭蕭，
老爺白髮蒼蒼，披着舊患，
翻身上馬，
猶是當年那個萬夫莫匹、
千軍聞之色變的「人屠」——陳靈岑。
可老爺自知，這或許已是他最後的一場仗。

那時，北蒙軍中每逢見到「陳」字樣的軍旗，
無不雙股作震、膽寒發豎！

短短三月，已殺至北蒙首都，
離拿下北蒙，救回先皇、太子一脈，
似乎，
只有一步之遙。

誰能想到，這樣一位英豪，
卻倒在一支箭戈之下，
而且是，
來自背後的——冷箭！

就這樣，這支進軍前的狼虎之師，回師時，已是潰不成軍。
迄立數十年的那尊殺神，
終究是倒了，倒在自家的，
——陰謀算計下。

主子與老爺，哪個對我來說，都恩同再造，
我不敢造次，去妄評孰是孰非，
但看着運來的那具棺木，以及小姐那空洞的眼神，
我想念，想念老爺，
以及那壺，那壺還未開封的醇酒。

沒過多久，朝中便傳來新相上任的消息，
樹倒猢猻散，
昔日門庭若市的陳公府，已幾無人客。

有天，我照樣把着門，想了很多，
愈想愈不甘，好像進了一條死胡同。
恍恍惚惚間，見着了一位衣著奇特的女子，
沒看錯的話，她那身外袍下，是一身南楚巫女的裝扮，
為啥我曉得？
因為我故國——便是那已然亡國的南楚，
聽說那位新相，也來自那裡，可真假我便不知了。

她給了我一個竹筒，裡頭裝了好些毒物，
說要真不甘心，灑在老爺身上，
可從冥府將老爺打撈回來，
條件是，一命換一命。
我笑了笑，我爛命一條，真能換，不一樁頂划算的買賣？
我沒大當真，只是不知怎的，還是胡裡胡塗的收下了。

又過了幾天，我心裡還是戚戚焉，
尤其看着小姐守在靈堂前，幾天不吃不喝，屬實讓人不忍心。
於是夜裡，我偷偷打開了那個竹筒，
灑了灑，沒反應，
我笑了笑，自嘲般搖了搖頭，
又回到府前把門去了，反正也睡不着。

怎料，沒過多久，即有一和尚趕來，
說他來自佛光寺。
我曉得，那是大名鼎鼎的佛剎，
從他口中，我才知，
一切，一切——已經回不了頭了。

第七章 誰喝掛，誰付帳

春華街，酒巷前。

剛被賜名「大白菜」的壯漢走在路上，對剛剛發生的一切，恍如隔世，他摸了摸頭頂的長帽，尤自念叨，「一品大員？」隨之便是一通傻笑。

市井出身的，本想謀個胥吏當當便心滿意足了，豈料新相如此慧眼識人，撲撲，喜出望外，喜出望外！

看！我胡大牛，也有出息的那天，
誰還敢喊我胡吹牛！

壯漢走着走着，又回到了那間熟悉的酒館，也算是一種「衣錦還鄉」？

可到了門前，又不禁犯起嘀咕：這不才剛剛演了一齣「仗義執言」的好戲，又要我大模廝樣的回去，不搞嘛？雖不知新相與白衣大人的打算，但胡大牛猜着，跟「引蛇出洞」、「殺雞什麼什麼猴」的八九不離十罷，畢竟新官上任，排除異己啥啥的，太能理解了！可剛一轉頭又遣我回來，還戴個官帽，又是哪齣？以示招安，這么兒戲？！

——算了，聽話便是了！

剛一踏入酒館，尤其是那滿滿當當的人潮，嘈雜聲此起彼落，說書的，喝采的，吆喝買賣的，彷彿先前的一切，都只是一場酒後餘慶。大家在意的，從來都是觥籌交錯後，有沒有續杯；站台上，有沒有故事，至於是什麼酒，說的是誰家的故事，好像都不大重要。

抑或是，一幕幕，早已銘刻人心，只是大家都選擇——裝醉。

——「小二，溫酒！」胡大牛徑自找了個位置坐下，壓了壓頭頂的官帽，省得被認出來，畢竟他長得五大三粗的，很難讓人沒印象。店內添酒聲不斷，小二忙不過來。於是，胡大牛就這樣等着等着，不知怎的，漸漸就回憶起了他的前半生。

想當年，還是個懵少年，在一條鄉下漁村過着食不果腹的日子，那條村叫什麼來着？不記得了，只記得村鄰都愛喊我，大牛哥。

那時傻啊，每逢誰家婚娶、白事，缺男丁幹活啥啥的，總第一個站出來。想着，鄉鄰嘛，不必計較那麼多，那會兒，村裡人都誇我熱心、老實。尤其是巷尾的阿秀，身世可憐，年紀輕輕就守活寡，攜着一老一幼過日子，可憐兮兮的，跟咱小時候一樣。於是，每逢路過她家門口，我都會幫她們多打幾桶水，能幫則幫嘛！何況每次見到她那羞答答的俏臉，以及那句「謝謝，大牛哥」，我都能樂上半天，想來，有賺頭呢！

那會兒，我擔着兩桶水，從村頭走到巷尾，一臉傻樂呵。好些孩子見着了，愛鬧，老喊，「傻大牛愛阿秀，一人打水兩人喝」，我聽罷，口裡嚷嚷着「去去去」，心裡偷樂着呢。

可到了家裡，老母總搓着我的頭，說我一傻大個，自家沒顧好，還管別人，淨虧米飯啥啥的，一番話下來，又是一通傻笑。老母見此只好搖搖頭，一邊說着孩子沒救，一邊又回去搗鼓地籃上的那些小魚

干，那可是寶貝，搗碎了沖水做粥，能吃上好幾頓呢！

你以為我傻阿？呵，我當然曉得老母是在心疼我，有這樣一個親人陪着我過活，穿不暖又怎樣？心裡暖啊！——我當時這樣想着。

一天，

——「喂，婆娘啥時候還錢！」

三五大漢圍着阿秀，是城裡高家那群高利貸，好些街鄰看着，想幫，卻又不敢。也是，那可是城裡的地主家，欺鄰霸市慣了，誰敢得罪？可讓我見着了，以我當時那傻樣，能不動手？還真別說，不打還不曉得我這般能打，一個轉身就將這群壯漢通通給打趴下了，那叫一個服服貼貼。

——只是，隔天又多來了兩人，趴下的，換成是我了。

那時，沒錢看大夫，我躺在家裡的茅草上，一躺就是一個月，估摸着是斷了幾根骨頭，反正沒試過那麼疼。老母看着我，那眼神，想罵又不忍，手指頭抬了抬又放下，來回幾次，最後只是晦氣的說了句——「冤孽！」

說實話，簡潔得我有點不習慣。

記得那時臨近歲末，江邊特寒。昔年這個時分，都是我去打漁，饒是皮粗肉厚的我，回到家裡都得直打顫，可就那一個多月裡，每每出門的，都是老母。看着她每天起早貪黑，打完漁獲回家，再用那一根根錯位變形的指頭敲碎魚干，做粥予我。

我第一次，第一次為我的傻，感到後悔。後來，我傷勢漸漸好了，老母卻病了，咳嗽聲一天比一天大，一天比一天久。沒多久，倒了，老母的嘮叨，我再也聽不着了。

我木木的走在那條熟悉的村道，盡頭還是那間草屋，裡頭卻沒了阿秀，聽說，是被拉去了高家作婢女。

——沒多久，我也離開了那條村子。告別了村鄰，也告別了以前那個——傻大牛。

我到了縣城，幾乎啥底層活都幹過，髒的、累的、黑的，只要給錢——便幹。印象最深的，還數在窯子裡當小廝。沒錯，一個五大三粗的小廝，可想而知嫖客見着了有什麼臉色，好點的或許就罵罵兩句；兇點的，就一邊說着倒胃，一邊動起腳來踹個兩下。所以，漸漸的，我學會了笑臉迎人，學會了阿諛奉承，學會了——點頭哈腰。

我經常趁着老鴿不注意，匿在後台看戲，那時最嚮往的人物就仨，一是武功天下第一的紫觀道人；二是縱橫沙場無人敵的陳老太師；三，便是我最最最，最想成為的頂天人物——蕭帝蕭尹平。我常想，我要有那個出身，或許，或許她們就不用離我而去了。

——千般色相過，難忘最初心。

「兄台，不介意併桌罷？」一把雄厚低沉的嗓音打斷胡大牛的追憶，大漢看着眼前老人，不耐煩的擺

擺手，「去去去，這裡招待大人物呢，別來沾邊。」

一身素袍的老人，就這樣徑自坐在大漢對座，自顧自的拎起酒壇，就要倒上一杯。

「大爺，你挺狂啊，見着沒？可認得？」胡大牛指了指頭頂上的官帽，老人淺淺一笑、不支聲，大漢頓時來了興致：喲，想不到還遇着個不識貨的。

於是，胡大牛看了看門口，見新相未至，玩心驟起，便興沖沖的倒上一壺，舉杯朝老人朗聲道，「那可是大爺您自找的啊，這壇算誰的，您說！」壯漢一副酒逢知己的樣子，肆意笑着。豈料笑着笑着，便瞥見老人那身素袍上，似乎刺着一條龍狀的繡紋，一、二……五爪？大漢笑聲戛然而止，口裡哆嗦道「你……你……你！」

——「那就，誰喝掛，誰付帳？」老人滿是皺摺的臉上泛起一絲笑意，緬懷道。

好像，好像在說的，是一句充滿故事的老話。

第八章 斷仙途

陳公府，中堂前，一片狼藉。

名為紅袖的少女幽幽轉醒，身前三物：碎石、咒符燃盡後的灰燼，以及背朝天的趙一。

少女尚迷糊之際，一獅頭狀的碎石已然發聲——「姑娘，醒來啦？快快趕去把府前的門扣上，或還來得及！」她稍一定神，大概也明白了發生何事——終究，攔不住爹爹是嗎……可，明明自己已然燈枯，何以還能轉醒？

見少女猶未動身，已成碎塊的靈獅似知其所想，接着言道，「是那小子，至於為何，別深究了。若不想此間生靈塗炭，趕緊起身！」音止，那碎石便再無動靜。

於是，少女在上前稍稍確認了一下少年尚有氣息後，便轉身朝府門方向趕去。因為她也心知，再晚一步就真的來不及了。雖說此時的她，心裡猶有數不清的疑惑，譬如那把只餘半截的簪子，還有眼前這片破碎的宅苑……

——自斷仙途為紅顏，不悔人間少年行

在人世間，
仙術、道法之流，可呼風喚雨、神異無匹，通曉者一般稱為——謫仙，謫落凡間的仙人。
可，傳說武道登堂入室，也能喚來異獸加護，各據神通的異獸會選擇契合之人，助其一力。

回溯一刻鐘前……
陳公府，中堂前天井處。

死後復生的陳靈岑緩步走在苑中，一身戰甲披滿鮮血，身後還猶現一頭染雜黑氣的龍狀虛影，長有黃鱗、尖角、雙翼，卻在痛苦哀嚎。

——古有應龍，黃帝麾下大將，助斬蚩尤、夸父，乃去。
「大荒東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

此刻，這戎馬半生的老將挾恨而歸，驟然成妖。那頭先前隨其南征北伐，無往不利的神獸似有所感應，正在排斥、孤鳴、極力掙脫。

趙一見着此般異狀，剎時大氣也不敢喘，徑自喃道，「白毛遍體，目赤如丹砂，指如曲勾……這便是旱魃嗎？」於是，少年也不再多言，立馬掐動雙指，嘗試驅動那柄木簪法器，打算配合先前那些虛靈侍衛，對眼前妖將便要展開一場圍殺。

「小子，此妖不死不滅，只能以封咒對付！」可此時，那領頭的石獅卻突然朝少年解釋道。

——咻！

可話音剛落，那柄木簪便已一頭扎在那妖將身上，祇見後者幾無反應，雙指一夾便將木簪一切兩斷。

「草，你不早說！」趙一看着那足以碎金斷石的法器，現如木筷子般被摧折，眼珠子都快瞪出來了。心裡立馬泛起一股不妙的預感。果不其然——眨眼間，那些衝殺在前的虛靈侍衛，便已悉數化回地上殘符，片步也攔不住眼前妖將。

這可把趙一急得直跺腳，「封咒？師門教誨，怎麼帥怎麼來。我學的也盡是些花裡胡哨的活兒，哪來的封咒，這下可要咋整啊！」

「這你還問我？！」石獅聽罷失控吼道。如是，大敵當前，這一人一獅便如小孩拌嘴般，一言接一語，吵個不停。

正值這須臾間，那妖將便已身至他們眼前，一把拎起了趙一，另一隻手一揚，便將石獅退開了數丈之遠。

——「爹爹住手！求，求你了！」倒地不起的陳紅袖半昏半醒，見着眼前一幕，只能歇力喊停。可那妖將卻僅淡淡地看了少女一眼，神色不變、利爪一抬，便要刺穿趙一心房。

——「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
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

就在此時，周遭卻忽然響起一段訟經聲，讓妖將動作一頓，纏繞其身的黑氣不斷流逝。而那頭哀鳴不已的應龍虛影也猶掙脫牢籠般，騰空盤旋一周，衝至少年胸口便消失不見。

「迴向文.....？」猶被掐住頸部的趙一極力掙扎，口裡不解地輕喃道。

而那把清徹的嗓音尤在中堂不住回盪——「施主，有勞再拖延半刻，此經訟成，便可封妖！」

——隻身伏妖匡正道，軀死不負佛光名

「是那佛光寺的禿驢嗎.....還真陰魂不散。」陳靈岑一時未能適應異變，見着伴隨自己多年的應龍「易主」，不由眯起雙眼打量眼前少年，沉聲道「你，配嗎？」

可此時的趙一只覺渾身炙熱難耐，似有千鈞力湧入己身，突然一張手便已撥開妖將的利爪。隨之，其身旁下着的綿綿細雨，竟匯蓄成一束束浪流般的水牢，直直困住了那名妖將。

——「應龍能致雨，潤我百穀芽」

而一旁的那倆石獅也及時趕到，分別啃住妖將雙臂，使其一時間不能動彈。陳靈岑見掙脫不開，不知其作何想，竟索性閉起雙目、不管不顧，似在放由那佛經訟文唸畢。

陳紅袖見着此景，難免不忍，可她稍一定神，緊抓自己的衣角，似下定某個決心一般，神情堅定——或因她深知，決不能讓其離開此宅，不然此間天地，將禍劫無窮！可同時，少女自身的精氣也猶漏缺般流逝，好像，她曇花般的一生未及綻放，便要凋零。

——或許，此般也好，只要爹爹終別鑄成大錯，少女如斯想到。

然而，就在佛經即將訟成之時，一支染雜黑氣的箭矢卻突然從暗處朝少年射來。見此，本該力歇的少女不知哪來的力氣，竟躍擋在前擋下這支箭矢，可無奈此箭勁力委實太大，直接貫穿了兩人胸口。

少年身勢居後，加上此時的他尤有神獸護體，雖說傷勢不小，可總不至於致命。相對而言，那少女卻以凡胎中此一箭，幾乎已注定殞命。突然出現如此一幕，圍攻之勢自被打斷，而那妖將也得乘此空隙，掙脫開來，祇見脫困的陳靈岑隨手一揮，竟就將那兩頭神異非常的石獅震碎。

陳靈岑看着身前中箭的兩人，尤其是掃過那位身披孝服的少女時，眼神終究多停留了一刻，可也僅僅是一刻，便又轉身向府門的方向走去。

——「終究是不成嗎……」那把唱念經文的僧聲愈發微弱。而趙一看着那妖將走遠，心中想追卻始終是無力為繼，只能半跪在地，目視其遠去。

少年用盡力氣，拔掉那支黑矢，再將已然昏死的陳紅袖盡量扶入懷裡。此時的他，幾不帶猶豫便下了一個決定，一個讓他自己也摸不着為何的決定。

「施主是打算……？也罷，小僧便盡最後綿力，成全你罷！」那僧聲似有感應，與少年說道。

——「謝啦！同道！」少年爽朗應道。

此後趙一，便再與仙道無緣！

第九章 吾乃——趙玄壇

陳靈岑走在府前那條道上，離門前僅有數丈遠，見一道人合上雙目、雙手抱胸倚在一旁的石柱，他沒半點意外，只是淡淡問道：「是張漢罷？」

趙老道單目微睜、打着呵欠，嘻笑應道「是啊，他說你欠他一壺酒，攞挑子不幹囉～」陳靈岑未予應答、腳步未停，繼續朝門前走去，道人接着道「想清楚啦？一出門，便再無回頭路了。」陳靈岑腳步一頓，停在道人身後，似有幾分意外，問道「你不攔我？」

「吓？攔個當家的進出自家？我有那麼閒？」趙老道故作驚奇，打趣道。

哼，還是老樣子。陳靈岑搖了搖頭，也不多話，只是跨出大門時，總覺少了點什麼，有點不習慣.....

「老爺，走好！」

「老爺，放心！我一定會照顧好小姐的！」

「老爺，那壺酒我記着呢，等你凱旋！包醇嘞！」

是什麼？不記得了.....

——從此，世間再無陳靈岑，只有一頭跳脫三界、六道外的妖物——旱魃。

趙老道背對已然化妖的故友，望着天呼了一口氣，乍然道，「喝最後一頓？以後，走陽關道還是獨木橋，看造化囉！」

他沒回答，只是直直走向城巷，或許，他念掛的，始終只有那筆未了的紅塵帳.....

落花無情，剎那凋零。

未幾，孝服少女奔至府門前，卻見所尋之人早已遠去。趙老道盤坐在地，似守候已久，一見來人便揮手，一臉親切地喊道，「來啦？小紅袖，還記得叔叔我嗎？」陳紅袖看着陌生道人，心中那股莫名的熟悉感再次湧上心頭，不覺間已脫口而出，「趙.....趙叔叔？」

趙老道看似欣慰地點點頭，興奮道，「對啦對啦，小紅袖，小時候果然沒白疼你！哈哈！」少女愈發搞不清楚狀況，正要發問，頭卻傳來一陣劇烈的疼痛，讓一幕幕陌生又熟悉的畫面不斷浮現。

——「小崢，小崢，別跑那麼快，危險！」

林野間，兩名七、八歲上下的孩童一前一後奔跑着，尤其是前方的男孩，不知怎的，像失了魂似的，拚了命的追趕着什麼。那名男孩劍眉星目，額上閃爍着一個古怪印記，一身戒馬軍裝，按其年紀推算，應是軍中隨行將領的親屬，不然不該有此裝扮。

兩人跑着，跑着，到了一處斷崖，眺眼望去，依稀見到兩個身影立於崖下，似在對峙。

崖下，海浪旁。

一名騎着黑虎、身披灰袍，手持節鞭、以及捧着一塊金元寶的道人，正嘻皮笑臉對着一名稚童。對看之下，那稚童穿着一襲藍紫長袍，頭戴蓮花冠，皮膚黝黑黝黑的，予人一種居高臨下的感覺，該說是清冷，還是冷漠？說不大清。

「又來啦，老元？要不先喝壺酒？這可比皇母那些所謂的仙釀，滋味得多！」此時的趙老道容貌與現世幾無分別，唯有一身裝束，以及座下那頭兇相畢露的黑虎尤為醒目，一眼望去盡顯威儀。反觀對面的稚童，雖說一身衣袍同顯華貴，卻予人一種氣度雍容的感覺。祇見他雙手負後，一雙鷹目直勾勾盯着眼前道人，開口說道，「玄壇真君，你屢到凡間，擾亂因果，還是乖乖隨我回去領罰罷。」

若問兩人分屬哪路神仙，實則，一為至高玄壇的護法神，「金龍如意正一龍虎玄壇真君」——趙公明；另一則是至高神「三清」之一——元始天尊。

「你這三不五時來一趟，搞得我像個通緝犯似的，怎好意思呢！」趙老道打着哈哈，一臉不好意思的，彷彿正被誇獎一般。

「莫是你屢屢犯戒，我犯得着一直找你？我吃飽了撐着？！」元始天尊面對着眼前的渾不吝，罕有地動了肝火，竟也破口大罵起來。

趙公明嘿嘿兩聲，嘴裡不斷為自己開脫，「唉，老元，你不覺這天道屬實無情？我每每在凡間見那七老八十，孤苦無依，還要受那流氓欺侮，着實忍不了。還有還有，那寒門學子上京赴考，得皇榜留名，卻負了糟糠之情，你評評理，這說得過去？還有那忠臣一生清正為國，卻因親兒，徇私一回，便得要他永世不得輪回？再說，那皇帝自個兒無才無德，昏庸誤國不打緊，搞得底下百姓得隨他天天吃土，不得賞他個一巴掌，讓他醒醒？不止不止，還有……」

未待趙公明說完，元始天尊便已搖頭，一通道法直接砸向身前道人。

而道人也似早有預料，策虎左閃右避，猶有餘力，口裡喃道，「還好是老元，要是靈寶那兇婆娘就麻煩囉！」就在他們猶自周旋之際，立於崖上的那位少年忽像失心瘋一般，眼神熾熱，毅然便朝兩人方向一躍而下。

——「啊，小崢！」

回到現世。

就剛剛那些記憶，陳紅袖總覺還有許多疑惑未解，但清醒過後，還是最憂心那位踏門而去的爹爹，剛想向身前這狀若仙人的道人問詢，不料後者卻已舉手叫止，神情認真、飽顯威儀地說道，

「放心，一切有我——趙玄壇！」

第十章 變天

烏京南門，天牢外，霧雨未散。

一頭白髮妖物走在道上，所到之處，黑氣蔓散，正是已成旱魃的陳靈岑。

路人見狀，紛紛四散逃逸，推搡不斷，人潮湧動間卻見一長袍女子靜立不動，似在站候眼前妖人，而陳靈岑似也注意到該名女子，稍稍停步便開口道「不怕我取你性命？」女子一臉清冷，面無懼色，回道：「就因我殺了你，再手欠，叫醒你？」

陳靈岑聽罷神情穆肅、沒有回話，僅僅冷眼掃了一下那位女子便要越身而過。

「你自知，有我與否，結果只會一樣。望你這次，別負了這條——換來不易的命。」女子剛一說完，旱魃之身的陳靈岑突然暴起，就要掐破女子頸喉，豈知下個瞬間，後者竟已化作水霧，消失不見，只留下一抹餘音，

——「若能叫虞國來個天翻地覆，妾身頭顱，親手奉上，又有何妨？」

「哼，妖孽。」陳靈岑說罷，稍稍低頭看了看雙手，自嘲般搖搖頭，眼神又重新聚焦在不遠處的天牢，邁步走去。

而他周身的黑氣，也具現成一具具形態各異的妖物，漸達百數，如軍隊般佇立在天牢之外，猶在聽候主帥一聲令下。

江湖第一論榜，奇冊斷言：陳家軍，麾下六將，任一人，皆足御一國之軍。

如此帥才，其中一人，此刻卻正身陷牢獄，遭遇酷刑。

——啪·啪·啪！

左右兩條長鞭不斷揮落在一名赤裸上身的青壯男子身上，後者卻幾無反應，是已麻目得不醒人事，還是.....不以為意？

「就這點來勁兒？呵，不愧是群只會窩在家裡橫的家犬。」男子似乎感受不到痛覺一樣，尚在挑釁身前那兩位施刑的獄卒。其中一人似忍不了男子這身嘴臉，聞言便又大力了幾分，可男子卻仍僅僅報以一聲哂笑，不屑之情流於言表，至於究竟是對獄卒，還是這世道，便只有他自知了。

如是一段時間後，牢門前那一路坐着，一眼看去肥頭茸耳、滿臉陰狠猥褻之相的獄官便幽幽起身，不懷好意地對着那位青壯男子威嚇道：「爺就不信了！老子掌天牢這麼久，還沒見過一個不服軟的，你等着，爺親自來招待你，看你招不招！」那男子聞言卻狀若未聞，索性閉起了雙目。獄官見此，肝火上頭，立馬推開身前獄卒，拎起一柄刻有囚字樣的烙桿，便要親自施刑。

——「沙、沙、沙！」

就在刑具即將烙在男子臉上時，那男子卻突然睜目，獄官見狀以為前者終於怕了，於是得意得歪臉笑道：「知道怕啦？可惜晚啦！現可不管你認不認通敵一罪，都有得你受！」豈知，男子似壓根沒在意那獄官所言，只是自個兒一臉心傷地嘆道：「就此一覺長眠不好嗎？.....老師。」

「吓，傻啦？自個兒在嘀咕些啥亂七八糟的？」獄官猶未說完，便撲臉而來一股黑氣，襲捲之下，其竟然在頃刻間便已化作一堆白骨。

此時，陳靈岑方以旱魃之姿，從門口階梯緩緩踏入牢房，其一邊走近，一邊無奈道：「想不到，平時最不聽話的那個刺頭，眼下竟是最聽話那個？怎樣，還願不願意隨為師，征這最後一回？」

青壯男子看着神態大變的昔日舊師，強忍着一股心酸，表面上不屑一顧，嗤笑一聲應道：「來就來，怕你不成？糟老頭！」說完起身，稍稍一用力便已扯斷手中鐐扣。

——「那便助我，掀了這座烏京。」

酒館內。

「老頭子，你挺能喝啊！」胡大牛喝得酩酊大醉，對面老兒卻穩如泰山，不見絲毫醉意。

「哈哈，老兒挺有種啊，龍袍也敢仿？哈哈，再喝再喝，定是老糊塗了！」祇見他對座尤其是那位身披五爪金龍樣狀白袍的老人，後者淺淺一笑，回道「早已半截入土，又有何畏？」

「嘿嘿嘿，還真調皮，來，快乾了這杯！不信幹不倒你！」胡大牛說話已開始模糊不清，拿起酒杯的手顫顫巍巍，全然不知那位貴為新相的錦衣少年已至身旁。「陛下，猛虎經已出籠，接着是否.....」官服少年行至老人身前，細語道。

「哈，連新相也來了，有趣有趣。」大漢此時也看見了那位官服少年，惟醉得屢見重影，說完便又嘖通一聲，倒頭栽去了。那位老者，或該說是蕭尹平，突然收斂神色，以略帶打趣的語氣問道，「這便是你找來的下朝相國？」

「是的，陛下。別看其這般，其實.....」錦衣少年話音未落，便被老人抬手打斷，後者淺笑道，「沒事，眼光挺好。」說完又意味深長地看了看這位叫胡大牛的傻大漢，搖頭笑言道，

——「有趣，如果可以，朕也想看看那時的虞國會怎樣。」

言畢，附近突如地動山搖般，傳來一陣廝殺叫喊聲。

終究來了，
也罷。
就給你個了斷罷。

第十一章 對陣

虞國，宮殿內，一名年約十歲的皇子騎在一名宦官身上，玩着騎牛的遊戲。

「上阿，小泰子！隨本殿一統天下，哈！」那孩子甚至拿起長鞭，不斷揮打跨下那名奴僕，活脫一副頑童模樣，此人正是當朝太子——蕭永安。

「太子，小心！底下那作死的，穩一點，要有啥閃失，你十條命都抵不上！」一旁身穿管事太監服的，着急喊道。

「是，是的……崔公公！」話音剛落，那人便已雙腿發軟，一個踉蹌，讓太子險些摔在地上。那名喚作崔公公的，見狀立即暴跳如雷，抽起一根木條就要教訓眼前宮奴。

豈知，——霍！

木條竟被蕭永平一手拿住，這年僅十歲的孩童，此刻竟如帝王之姿，一臉玩昧地朝那崔公公幽幽問道，「我的人，還輪得到你來教？」堂堂一個掌事太監，好歹在宮裡摸爬多年，此刻竟也慌了神，驚出一身冷汗不止，手腳還止不住地顫抖，甚或立馬跪地求饒道，「奴，奴才不敢……！」蕭永平聞之，笑得燦爛，拿手拍了拍崔公公的臉，故作天真道，「嗯，不是便好。」同時不忘踹了幾下那位伏地不起、喚叫小泰子的宮奴，似小小年紀，便已表現得喜怒難測、橫行無忌。

遙傳當年，這素以頑劣聞名的皇孫立為太子時，不只一位重臣冒顏進諫，可最終，眾上言者中革職的革職，丟腦袋的丟腦袋。自此，朝廷上下便視此事為逆鱗，不敢絲毫拂逆。

回當時蕭帝口諭：諸子中，足以承吾位者，惟永平矣。

然，便似如此出身，在這宮殿也非無人可欺。這不，其身後不知何時來了一位身形乾癟、神態瞿鑠的老儒，弓起手來，狠狠敲了蕭永平後腦一下，痛得後者哇哇直叫。那老儒拄着手杖，板起一張臉訓斥道，「又溜出來玩些有的沒的，留予你那些作業呢？」

蕭永平摸着頭殼，蹦跳說道，「哎，那些王霸之辯，不都些騙人玩意，一群王八唸經，有啥好辯的？」豈知那老儒置若罔聞，繼續沉聲道，「那你，又將如何治國？」這一問，若是一般老學究，怕也得斟酌一番，豈料蕭永平哂笑一聲，脫口道，「盛世行法治，亂世以仁治。」

老儒乍一聽還不大滿意，皺着眉頭暗道：反了吧？亂世該以重典才對……慢着！！略一思量，那老儒看向蕭永平的眼裡便多了幾分驚艷——盛世方以嚴法治國，堵各因循苟且之弊；亂世諸法難以下達，故行仁德教化，着眼久遠之策嗎？！老儒有心再考蕭永平，摸着下巴問道，「既此，當刻之亂象，如何處置？」蕭永平當即應道，「予吾兩利器，一執內，借勢御百官；一執外，掃六合平諸亂，屆時——萬事可成。」

老儒似覺此答天真，搖頭笑道，「內外皆假手於人，此即帝王之道？」蕭永平聽罷，嗤笑答道，「難道要我拿起長矛衝殺在前？帝者，永立於上，足矣；底下何須事事親躬？」別看此時的蕭永平侃侃而談，甚或有點張揚，但內心還是有點打鼓的，畢竟眼前老人實為三朝帝師——胡伯溫，相傳此人學究天人，不僅各家學術如數家珍，甚或醫卜星相，乃至玄學也頗有造詣，至於是否通曉仙術，便無人得知了。此話確有嚼頭，這名為胡伯溫的老儒雖不至於全盤認同，但不得不承認，此子確實聰慧，謂其生而知之亦不為過，可……終是偏向霸王之道嗎？

見胡伯溫尚在思索，蕭永平眼珠子直打轉，猶在想如何脫身，「阿，老師！學生想起，尚未及向母后問安，要不……」老人一聲冷笑，似看穿太子心思，直接再以策問形式，問了幾道題，皆是述及諸子所長、以及治國滔略等難題，別說十歲孩童，約是當朝狀元郎也得煞時思量一番。豈料，蕭永平聽罷，幾乎不假思索便答出老人所問，舉手言談間，各家優弊、治國方策如信手拈來，甚至好些還讓老人暗暗點頭，心想：天縱其才，不枉聖上如斯看重！可盡如此，胡伯溫仍是不動於色，猶是不滿似的對太子板着一張臉，最終還是將其罰回殿中，勒令手抄各家經典百次，方可離去。

就在蕭永平背身罵罵咧咧，回殿領罰之際，一侍衛卻風風火火，像丟了魂似的衝進苑內，朝胡伯溫稟報道，「大人！宮外突現一群……黑兵，正圍攻內城，領銜者似是……陳家軍將帥！」

「！！」老人閃過一絲訝色，略一思量，便又一手按在那侍衛肩上，沉聲道，「快，領我去看！」

——「是！」見老人急步離去，蕭永平似重獲自由，把剛剛對話聽在耳裡，自是玩心不改，瞧向宮門的方向摸了摸下巴，一臉古靈精怪地喃道「有趣！」便又喊起身旁隨從，赴宮門的另一側湊熱鬧去了。

此時，宮城外，黑盪盪一片。

被陳靈岑喚作刺頭的男子赤着上半身，坐在一處帥臺，一副雲淡風輕的神情，而他身前那群黑邪妖兵卻在宮城外，與一眾京衛兵殺得難解難分。看着那男子似無心前方戰場，只是自個兒玩着手指，殊不知，其所喃之語，盡是一道道將令，驅使那群猶無靈智的妖兵施行各種軍陣，壓得一眾京衛兵連連倒退。

眼見防線幾近缺堤，破城在即，一白衣書生卻立於城頭，撒下幾撥豆粒，喚出一眾人形戰將，以與城下妖兵周旋。

撒豆成兵！

——「落座者陳白衣，願與師哥手談一場！」

第十二章 結伴

趙一睡着了，好像睡了很久很久，還作了個奇怪的夢。

夢裡，他不再是跟在窮鬼師傅身後的小道童，而是穿着一襲戒裝的英姿少年，好像叫.....蕭遠崢？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萬物本源為『道』，皆『氣』所化？」

「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岳，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
——「聖人之所以為聖，源於氣聚。氣，不隨人歿，散則為星辰、河岳，乃至.....鬼神？」

「這世，啼落在帝王家嗎？可，又有啥區別呢，一次又一次，你到底想驗證什麼？大道五十，天衍四九，人遁其一。忘卻種種，便勿要記起了，以後，你便喚作趙一罷.....」
——「.....」

趙一猛地驚醒，記憶如破瓦般七零八碎，腦殼更是疼得厲害。

灰袍道人見着趙一卧躺在地，傷勢不明，倒也不大憂心，甚至在地嗑起了瓜子，祇見他一邊嚼着指間的鹽巴，一邊好奇問道，「醒啦？不就溫壺酒，怎就搞成這樣啦？」趙一聞言一看，頓時熱淚盈眶，匍匐着緊抱那個熟悉的身影，那可叫一個聲淚俱下，「師傅，徒兒被欺負得好~慘~啊~！！嗚嗚嗚！」灰袍道人見着少年這般作態，倒也不奇，畢竟師承一脈嘛，嗯.....咳咳！

話雖如此，可道人看向趙一的眼神終是帶着幾分可惜，搞得少年好不心虛，只好撓撓頭，試圖找補道，「好師傅，你.....該不會怪我罷？」

道人哂笑一聲，氣笑道，「有啥好怪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這麼大了，自個兒的路，還輪到我這老東西置喙？還是說，你覺着師傅能救你？」

「真能？！」少年聽罷兩眼放光，腰板也挺直了幾分，可很快又被道人按了下去，接着道，「想得美，仙道不能修，就好好修你的人道，別總覺自個兒是個人精，有得你學呢！」趙一扁扁嘴，倒沒顯出多少悔恨，道人看在眼裡，默默點頭，可心裡還是不免笑罵一句——敗家崽子！

而一旁的陳紅袖本就有些猜想、滿臉憂色，如今聽完他們所言，哪還不曉得其中利害？愧疚之情油然而生，可話到嘴邊，又不知怎麼開口，眉頭都快皺得可以榨成菜乾了，道人見狀只好摸了摸少女的頭，打趣似的說道，「別不好意思，就當那小子欠你的。」陳紅袖聽罷滿臉疑惑，正要發問，道人卻已乾咳一聲、聊起了正事，「聽着，我只說一遍——當下若要破局，便得去皇城，尋一人，『殺』一人，這事得你們去辦。至於，那離家出走的老東西便交予我罷！咱這些老朋友，也是時候，坐下聊聊了。」

趙一自然沒啥意見，只是心裡有樁事總覺過不去，得說上一說，「師傅.....」一樣，未待少年說完，道人便已被抬手打斷，好像知其所想，後者輕嘆一聲，「是佛光寺那位同道罷？曉得了。」言畢，道人難得露出幾分落寞——好像這世間缺的，又更缺了。唉，難怪酒鋪生意這麼好，這酒阿，不得不說，還真是來個千壺萬壺都不夠。

道人走向不遠處的石柱，拾起那顆滿是血污的頭顱，用手袖輕輕拭了拭，緩緩喃道，「沒事的，同道，不算晚，好好休息罷。遺下的，交予我便是。」話音剛落，那頭顱竟化為飛沙，隨風而逝；而道人所言，也猶一顆滑落深崖的碎石，久無回響……趙一看着看着，好像又被什麼揪了心一樣，難受得牙癢癢，只好默默起身，朝門處走去，默道：沒事，送佛送到西。這樁差事，小弟一定予你辦好。

說來也怪，趙一先前遭那黑矢穿心，再加上旱魃造成的大大小小創口，換作一般人早就到地府裡報案了。可此時的趙一，不僅創口幾近癒合，甚至還有點生龍活虎的感覺，這絕對不尋常，可霎時間趙一自己也搞不大清楚狀況。

「莫是那時那條異龍？印象中，好像叫……應龍？」趙一邊走邊揉了揉胸口，剛一說完，便察覺身後動靜，往後一撇，有點不耐煩地喊道，「小妞，乖乖回去跟着俺師傅罷。這下俺可分身不暇，照顧不了你……」

咚～！
——「哎呀！！」

趙一猶未說盡，已見陳紅袖一臉薄怒，雙頰微鼓立於身旁，還真有點兒氣上心頭的感覺。

——「我年紀比你大，功夫比你高，現你可得聽我的，知否？！」少年揉了揉吃痛的頭殼，一臉愕然，或是想不到這大家閨秀竟真對自己動起手來，又或是懾於少女的氣勢，竟不自覺地點了點頭，諾諾應道，「哦……」少女見此，方才臉色稍霽，雙手抱胸滿意道，「那便好，現與我去皇城，你先走！」

趙一撓撓頭，一臉無奈，「哦……」

第十三章 愣沙彌

烏京，下街市坊，也已妖邪亂竄。

原本魚龍混雜、三教九流匯聚的貧民街，現已人跡寥寥，道上能走的活人，走的走、逃的逃，已十不存一。而一排排空蕩的店舖之間，一門面異常簡陋、平常不大惹人注意的客棧門前，卻掛着一幅不大吉利的對聯，上聯寫着：烏云罩頂禍將至，下聯：京華正茂有盡時。

橫批：碎碎平安。

只是眼下好些鮮血灑至門前，不少字都被掩去了一半，雖然說，沒人再有心思管這些虛頭巴腦的玩意——可，它確實有些應景。

這不，客棧門口對開正卧躺着一具無頭女屍，旁邊還有一位五、六歲上下的女孩在拚命哭喊着，即便眼前有一妖兵正持刀逐步逼近，也不管不顧，只是緊緊攥着那具女屍的衫角，不知是想能把她攥醒，還是單純的傷心，傷到撕心裂肺，傷到——不知所措？

——嚯！

妖兵顫着身子，一步一步來到女孩跟前，手中長刀從上到下，揮掠而過，眼看女孩便要滾頭落地之際，一沙彌卻從客棧呼嘯而出，及時拉開那名女孩，這才使其堪堪躲過一劫，僅被斬斷了幾根髮絲。

「小施主，別，別過去，好生危險嘞！」小沙彌歇力拉開那有些失神的女孩，可妖兵在一擊揮空後，稍一愣神便又反應過來，猶聞鮮般朝着兩人追去，小沙彌沒辦法，只好將女孩一把推進客棧，似這樣方能為她搏得那一線生機。

——「小和尚，適才不是結結巴巴的，說了好多大道理？不若，道句錯，妾身大發慈悲，救你這回，如何？」開口的，竟是先前天牢外，與陳靈岑打過照面、戴着一抹面紗的南楚巫女，祇見她身處客棧，一臉戲謔地看着離門口處不遠的小沙彌，同時，客棧內還有另一位熟人，便是先前與那白衣書生同行，抱着木劍的陋衣劍客，只是此時的他不知為何，正咬着齒頰，以劍拄地，一副痛苦的模樣。

「小僧又沒錯，認啥子錯呢！師傅說過，救人一命勝造七級『佛陀』，那可是敲破木魚都求不來的機緣，施主怎就不好好把握呢？」那南楚巫女似被小沙彌一番話逗笑，玉手輕捂唇邊，婀娜之姿、翠袖盈盈，獨自落坐在長櫈之上，好像就打算這樣靜靜看戲，只是嘴裡饒有興致道，「呵，那你不若與那妖祟說上一輪，妾身倒想看看，你那一番佛偈，能否說動他。」

小沙彌看向那逐步逼近的妖兵，心中難免幾分慌亂，可扭頭一看，見着客棧裡那位猶在痛苦跪地的陋衣劍客，以及適才所救的那位小女孩，始終放心不下，唯有一臉認真地朝那面紗女子囑道，「那你可得等我回來，說好了阿，與你說通道理前，可不準傷害那位大哥，啊！還有，那位小女孩也是！記住阿！」隨後，小沙彌便引着妖兵，撒腿就跑，途中還真幾度想要回頭與那妖兵說上兩句，看能不能勸服他勿要為惡，可看着那血盆大口，以及喪裡喪氣的模樣，便始終斟酌不出要說啥，小嘴張張合合的，淨有幾分呆樣。

——「哎呀！」

沒走多遠，小沙彌便已雙腿打結，絆倒在地，望着那逐漸逼近的長刀，他驚得雙目緊閉，哆哆嗦嗦道

·「師傅，徒兒不肖，未能遂你那『烏願』了，嗚嗚，對.....不起阿！」千鈞一髮間，一尖物橫空乍現，徑直刺穿妖兵頭顱，後者剎時復歸一團黑霧。隨後，一男一女相繼步出，正是結伴趕赴皇城的趙一與陳紅袖。

「啥『烏願』阿，你這小和尚淨唸經，不讀書的阿？」趙一踏步上前扶起小沙彌，口裡卻仍不忘吐槽，同時，近身時少年還特意看了看小沙彌身穿的那襲僧衣，大致已推斷出其身份——佛光寺的僧侶，大概還與陳公府殉道的那位前輩有點淵源。

——「還好來得及！」

眼見小沙彌無恙，趙一便又念叨起了身旁的少女，「還有阿，姑奶奶，這木簪雖說一分为二，靈氣沒先前耗得多，可你也悠着點用嘛！別到時候，沒兩下子又倒下，先說好阿，我可揸不了倆.....」猶未說完，少女便已惡狠狠瞪了趙一眼，後者這才悻悻然地閉起了嘴——還真就虎落平陽、龍游淺灘，要不是道爺散了一身道法.....唉，俺忍！

這才虎口脫險的小沙彌，餘悸未消，呼了口氣後，單目微睜道，「好險，好險！小僧『一顛』，在此謝過兩位施主！容小僧算算阿，七七累加，這可是十四級『佛陀』的功德嘞，了不得、了不得！」

「啊？說話顛三倒四的，難怪你師傅為你取名『一顛』，堂堂佛光寺出身，怎對付區區妖兵也這般狼狽，平時沒好好隨你師傅修練罷？」趙一見着這小沙彌呆頭呆腦的，便玩心一起逗他一逗，豈料這番話在小沙彌聽來，卻犯了底線，真就動起火來，顧不得啥救命之情，徑直反駁道，「哎，施主怎就說及小僧師傅來了，那不行阿！雖說小僧欠你一份情，可還是得與你說上一說，佛言.....」一看小沙彌真有心思與自己掰扯，趙一打了個呵欠，輕輕抬手，指了指不遠處的那間客棧，一臉慵懶地說道，「慢着，那邊不管啦？」

——「啊！你等着，小僧去去便回。」言畢，小沙彌便又屁顛屁顛趕去客棧，似乎那裡又有一場激烈的「論戰」等着他。

趙一愈看這小沙彌，愈覺着好玩，於是便想跟上去探探，畢竟，先前陳公府的那筆帳，也正好該與「那位主」算上一算。陳紅袖見此，雖也同意一看究竟，可秀眉微蹙猶有顧慮似的，與趙一打着商量道，「那小和尚是個好人，是否不該讓他身陷險境才是？」豈料，少年聞之，卻晒笑一聲不予應答，猶是直直走向那間客棧。

——呵，怕身陷險境的，便也算不得是什麼好人了。

《孟子——公孫丑上》：雖千萬人，吾往矣。

第十四章 前事（一）

——「聽說……陳公養了個野娃？」

下街街口不遠處的暗角，有一石梯，那裡蹲着倆地痞，一肥一瘦，正一臉壞相盯住路口，似等着羊牯打秋風。

期間，兩人碎嘴不斷，截至一僕從打扮的男子領着一女孩經過，那臉有點凹、坦胸見着整列骨架的地賴，才輕「噓」一聲，朝身旁同伙低語道：

「哎，不便是那紅衣女娃？好些年了，聽說是個養女，常有人帶她出來溜的。真別說，還挺俊的，就不知是與哪個姘頭生的？嘖嘖，畢竟這些年，那陳靈岑在外既沒續弦、也沒納妾啥的，有時總得洩洩火罷，是不是？」

另外那一胖地賴更是看得哈賴子直流——至於，是對那水靈的小姑娘，還是嗅到那一老一嫩身上的銅錢味便不得而知了。

眼看身旁胖子癡癡呆呆的，沒啥反應，那一臉猥瑣的瘦子似也習慣，繼續自言道，「你說，那女娃可算撿到了不是？那可是陳家啊！誰不曉得這樣一個偌大家族，到了這代那獨子竟發瘋似的說要摘姓出走？！你說是不是這樣，那姓陳的，才在外面偷生一個，念着好歹留個種？……不然都是沒血緣，怎得要個來路不明的女娃，也不要個養子？再來個『倒插門』的，豈不疏上加疏？誰這麼笨啊！這其中要沒點兒貓膩，我可打死不信啊！胖子你說是不？」未待那身壯腦鈍的胖子應答半句，兩人身後便傳來一道極具辨識的沙啞男聲。

——「噓，收一收你那臭嘴，那位面的『人物』，是你們這群狗獃子能嚼舌根的？」瘦子轉頭一看，見是一熟悉的黥面男子，即悻悻然閉嘴，臉色稍畏，隨口扯了兩句家常，便拉着胖子作鳥獸散。

「黥面」，源自行之已久的一種刑罰——墨刑，即在犯人臉上刺字再染以墨色，在這下街，多見於一些南楚戰俘的身上。不得不說，在這條烏京下街，本便是南楚遺民的聚居地，或可謂之——「囚牢」。所以這裡的人尤為曉得「黥面」意味着什麼，儘管那是些曾為下囚的敗軍殘餘，也是一群足讓嬰孩聞聲而啼的存在……

那黥面男子稍稍看向街口那頭，不禁嗤笑搖頭道，「招搖過市，便不怕玩出火？真如此小覷南楚人的膽氣？……哼，也是。」末句似有些自嘲，言猶未盡便已離去。

尚進街口沒兩步的主僕二人，一是藍黑衣袍打扮的張漢，身著便是陳家樣式的家袍；而另一「小主人」，則是小時候的陳紅袖，莫是七、八歲的樣子、穿着一襲紅白大袖衫，已有幾分美人胚子，只是不曉得為何，看着總覺有點——「柔中帶剛」？

——「小姐，小姐，別着急！你心心念念的那攤糕點店可跑不了，等等奴才啊！」彼時的張漢，年近四旬，猶是體貌精壯、尋常三五人也近身不得的樣子，與十數年後那佝僂老人狀，可謂差之天塹。

兩人走過，沿途的街鄰指指點點聲不少，畢竟這樣一條鼠畜匯流、衣陋巷齷的下街，不僅來了一對生

面孔，還衣著光鮮、一見便是大戶人家，自會惹人注目。

而先前那對一胖一瘦的地賴，此時也在街頭遙遙尾隨兩人——似瞄到獵物、卻又在猶豫要不要下手，畢竟，那可是「陳家」！

——「罷了，撐死膽大、餓死膽小的！胖墩，要不，咱真搞一波大的？！」祇見那瘦子蠢蠢欲動，胖子卻尤沒事人一樣跟在身後，一臉癡笑。

正值此時，兩人身前不遠處的那攤糕點店，竟也生出了一幕插曲。

——「都讓開！賣糕的，今兒爺可不跟你囉嗦，要嘛交貢錢，要嘛把你一雙耳朵給割下來喂豬，聽到沒！」說話的是一光頭壯漢，祇見他橫穿人堆，直將其中一男孩推倒在地，狀甚張揚。

而這男子臉上也有墨痕，或與先前那黥面男子同為一伙？原來，這伙人便是盤據此地的地下勢力，由一群南楚殘兵牽頭，盡幹些見不得光的買賣，當然也包括勒索錢財啥的，只能說——這群人，手段之多，難以盡錄。

經此一嚇，那糕點攤主驚得老臉煞白，直接跪下來一個勁的求饒——「大哥，這不是前幾天才交了一份，咋.....咋又生了一份出來呢？」光頭男子聽罷甚是不耐，直接一巴掌拍在了老人的臉上，再將其按倒、後一腳踩在他頭上。正要再行威嚇之時，一旁的陳紅袖竟脫下了自己的繡花鞋，奔走上前、狠狠就砸向了那顆光頭。

——「啵！」這突如其來的一幕，讓光頭男子微微一愣，旋即看向那紅衣女娃，目露兇光。

陳紅袖見此，先是微微一怵，爾後又挺直腰桿，彷彿作勢表示——偶可不怕你！

此時的張漢也快步上前，牢牢將這好強的小女娃護在身後，雖自云：自己身手足以應對此景，可心裡仍是禁不住嘀咕一句——小姐，你可真會攬事啊.....

而那被踩得滿嘴吃泥的店攤老人，此時也透了一口氣，往這擰了擰臉，似是認得那女孩正是不時來光顧的小紅袖，於是叫喊道，「小娃，大人的事，別摻和！快跑！」

豈料，此時的小紅袖卻犯了倔，一臉氣惱地說道，「才不呢！上次明明就給了這惡人好些銀子，怎得又來欺負伯伯你了，如此怎要了得呢！」張漢看了看小紅袖，隨之略有深意地盯了盯那店攤老闆，最後才與那光頭男子四目對峙，並思索如何收場——要說怕，定然是不怕的，畢竟這裡再怎說也是烏京，以陳府的名號，儘管是下街的那些亡命之徒也不敢隨意胡來，只是.....思緒到此，張漢目光再次掠向店攤老人，祇見後者此時，卻不知為何好像有點心虛似的，眼神左右亂飄。

——「果然.....」張漢見此，正要拉着小紅袖轉身便走。

卻在此時，那先前被那光頭男子推跌的小男孩，卻幽幽起身，拍了拍身上的泥土，並抬眼一一掃過眾人。

先是店攤老人，以及那光頭男子；後是張漢；爾後，是遠處那一胖一瘦的地賴。

——再來，才是那紅衣女孩。

此時，男孩雙目微凝，額上印記隱隱發亮，腦中便又閃過更多畫面——似見那紅衣女孩，躲在一片漆黑的混沌之中獨自孤泣。

——再來，又見一滿臉英氣的女子卧躺在床，看似已屆彌留之際，懷裡卻猶抱着一女嬰。

——最後，竟又是那女子，卻已無絲毫病相；而是穿着一身銀甲，在沙場單騎颯馳——無人敵！

「梁武？」——止戈為武。

男孩深深看着那紅衣女孩，若有所思之際，不經意間輕聲喃道，「.....梁止？」

——「娘子？」，頗具耳力的陳紅袖聽之，莫說眼下狀況未了，氣頭猶在；單是這不明來由的「輕薄」之詞，便足以讓其撇頭打量起這男孩——莫名其妙！